

# 現代經濟學

石 瑛 編



一九三七年





現代經濟學

石 英 編

1937

現代經濟學

實價二角五分

編輯者 石 英

發行者 張 鑫 山

經售者 各省大書局



# 目 錄

## 第一章 緒論

經濟學底意義——經濟學底對象——經濟的法則  
——經濟學的任務——資本家的經濟學與馬克思  
的經濟學

## 第二章 商品生產

資本家社會——商品——非商品生產的社會——  
商品生產之發展——資本家的商品生產

## 第三章 價值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當作使用價值的商品——  
價值或商品價值——價值論詳說——勞動底二重性

## 第四章 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的源泉——當作商品的勞動力——勞動力底價值——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剩餘價值率——勞動時間底延長——絕對的剩餘價值與相對的剩餘價值

## 第五章 生產方法底變革

協業——協業的利益——資本家的協業——分業及工場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底特徵——工場手工業底資本家的性質——機械——機械經營波及於勞動者之影響——工廠——小工廠底滅亡——工場法

## 第六章 資本底發生

什麼是資本？——本原的蓄積的祕密——從農民剝奪土地——資本主義發生期的勞動立法——工業資本家底發生——資本家的蓄積之史的傾向

# 第一章

## 緒論

經濟學底意義——經濟學底對象——經濟的法則——經濟學底任務——資本家的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

經濟學底意義：

人類社會是在不斷地變化流轉着，在這變化

流轉的各發展階段上的人的社會的生活也是新陳代謝地變化及增長其內容而進展下去。自從歷史的大車輪運載人類進入於近代的社會形態以來，人類的社會生活差不多到達了複雜性與多樣性底最高峯了。從前的往古的人們所認為簡單的自明的諸生活，到現在不單變成非常地複雜和錯綜，而且帶起了神祕不可思議的色彩，使我們無從把捉其真相。

社會生活底川流，因而社會的現象底這樣的複雜化與多樣化，使人們如要理解牠的內容之時不得不從各種的方面或見地去研究了。

近代社會諸科學底誕生之原因就在於此。因為科學這東西，簡單地說，就不外是探求事物的本性而適應於此的去說明其因果關係。

社會生活底諸現象——政治的現象，宗教的現象，道德的現象，經濟的現象等等——雖然是極複雜而極錯綜的統一體，但這並不是說，要想理解這社會生活非把牠全部一同來研究不可；反之，這正意味着我們如要整個地理解這全社會的生活非

將牠從各種的見地去觀察分析不可。

因此，社會諸科學皆有各自的，適應於各自的方面或見地的社會生活中的一部分的生活現象爲其固有的領域，換言之，社會諸科學皆有牠固有於自己的對象（Gegenstand）。所謂經濟學很明顯地是社會諸科學之一，因而固有於牠的是人類的經濟生活。

但，我們在這裏所要說的並不是人類底經濟生活一般；我們所要說的是特定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所以這裏所謂經濟學，簡單地說，是在於研究“這支配着資本家的社會底經濟生活之法則”的科學。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引用馬克思在其名著“資本論”（Das Kapital）第一卷第一版的序文來做證人。他說，“我在此書所要研究的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及適應於此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又說，“曝露近代社會底經濟的運動法則是本著作底最後的窮極目的。”

這裏我們特別地指示出極重要的二點；第一，

我們的經濟學底對象是近代社會，即共通於今日的一切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第二，經濟學底目的不在於記述資本家的社會底個別的經濟現象，而在於指摘這貫流於個別的經濟現象之自然科學的法則。

這二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先說明經濟學底對象是，不得不是，近代資本家社會底理由，然後及於經濟的法則之問題。

#### 經濟學底對象：

經濟學所要研究的是現今的資本家社會底經濟生活；而經濟生活——即生產有必要於生活的財貨之生產方法，適應於此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是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特殊的性質，不是各個的時代都相共通一貫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引用“資本論”第二版跋文中馬克思自身從彼得堡的“歐洲通信”所引用的文句來說明如下：

“或許會有人這樣說吧：經濟生活之一般的法則是一個同一的東西，無論我們適用牠於過去或

現在照理都是可以的。然而這正是馬克思所否定的東西；照馬克思講，這樣的抽象的法則是不能存在的。依他的意見，則却和上述的相反的，各個的歷史的時代有牠特有的法則。……——人類的生活這東西，一經生活盡了一定的發展時代，一經從某一定的階段移行到其次的階段，就馬上被另一的法則所支配。一言以蔽之，經濟生活呈現着和在生物學的發展史相類似的現象。……古舊的經濟學者們以經濟法則去比較物理學及化學之法則是誤解了經濟法則之性質。更仔細地分析現象，則知社會有機體，與種種的動植物的有機體相同的，是根本地互相不同的東西。——誠以一個同一的現象，因各個的有機體底全構造，其個個的器官及這等器官所作用的條件都是互相不同的緣故，各自從屬於完全不同的法則。<sup>19</sup>

所以社會發展的諸形態並不是照應於同一種類的有機體之發展底幼年期，少年期及成年期，而是根本地不同的種類的有機體。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差別，一切的社會成員都營着共同生活的



原始共產主義的時代；只使奴隸從事於生產的奴隸制度的時代；領主榨取農奴之生產物的農奴制度的時代；資本家使用“自由”勞動者的資本主義的時代；凡此種種的時代的經濟生活都各被互相不同的經濟法則所支配。所以，如若我們必欲發見一個共通於各時代的經濟法則，至多只能得到一個極皮相的一般的概括而已。而這樣的徒勞的努力不得不是放棄科學的理論經濟學之真意義，而所謂歷史學派的企圖就是這樣的徒勞的努力之一表現。

但，這各個的時代却不是個個地相分裂了的，毫無關係和連帶的；反之，牠們結着結連的鎖環，表示出社會底發展階段。因此，特別地研究在最高的發展階段的資本家社會，亦就是真實地能理解這種種的階段之關鍵。馬克思對於一點也有刻畫的說明如下：

“資本家社會是最發達的最富於多樣性的生產底歷史的組織。資本家社會是建立於過去的社會形態之廢墟與要素之上——這裏有一部分尚保

存着向來的殘骸，其他的一部分向來是不曾顯現的，到了現在却發展得很明瞭了。——所以理解這表白資本家社會底諸關係之範疇與此等關係之編制，同時亦能洞察沒落了的一切過去的社會形態之編制及其生產關係。人的解剖對於解剖猿屬是一個鑰匙。低等的動物種屬向高等的之暗示，反於此，只能於知悉了高等的底本身之時，纔能理解。資本家的經濟學對給古代等等的經濟學提供一個鑰匙。但決不是依這樣的——即抹殺一切的歷史的差別，以一切的社會形態為資本家社會形態的——經濟學者的方法。知悉了地租，纔能理解貢賦，十分之一稅等。但我們決不可將牠們視作同一。”——經濟學批判序說——

所以，理論的經濟學底對象是，不得不是，近代的資本家社會，由上述的理論的說明，我們已經可以首肯了吧。而事實上經濟學的歷史也明顯地證實這個主張。

近世的經濟學之原形是跟隨資本主義底勃興而發生出來的。經濟學在法蘭西重農學派（Phy-

siokrat)之時纔獲得了科學的意義。而此派的代表者法蘭沙亞·凱耐(Francois Quesney 1694—1774)底有名的“經濟表”(Tableau Economique avec son explication, ou Extrait des Economies Royales de Sully.)就公表於十八世紀的中葉。——一七五八年——即法蘭西的布爾喬亞汜生長於當時的絕對專制主義之下而漸次地感覺其束縛之時代；又確立經濟學之基礎的亞丹·斯密斯(Adam Smith)底“諸國民之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亦是後此二十年的一七七六年，即當產業革命開始之際，所出版的。

但，爲什麼人類到了十八世紀纔感覺到關於經濟的生活有科學的說明之必要呢？雖屬幼稚，事實上經濟生活是與人類歷史同時開始的。宗教，哲學，藝術等高級的文化在三千年前已經開花而結子了，而經濟學的年齡却爲什麼這樣的幼少呢？不是別的，大規模而複雜的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到了近代纔見發達的事實，就是使牠幼稚之唯一的原因。原始共產制度的時代可以不必說，就是古代的

奴隸制度，中世的農奴制度的時代，生產方法及適應於此的生產及交換關係，亦是非常簡單而明瞭的。奴隸養育自由民之關係，農奴納貢於地主之關係，手工業者應顧客之要求而製造物品，而以其所餘的部分販之於市場之組織，——凡此種種皆不待科學的說明，當事者自身早已瞭然於胸中了。但，大工場制度的誕生，國際貿易的興起，信用制度的發展及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關係開始了以後的經濟生活是怎麼樣呢？這却不是很簡單的，極明瞭的事實。我們的周圍的個個的經濟現象，——恐慌，失業，物價底騰落，銀行底破產，農民底貧窮化等等，——任你去取一個來考察，沒有一個不是不可思議的，不可解的東西。但，雖似是不可思議的，不可解的東西，而這樣的個個的現象却純粹地是在這人類世界所行着的事實，並不是什麼不能看破的超自然力的魔法作用。為科學地研究貫通於這資本家的社會底一見地似乎不可思議的經濟現象之自然法則，就是新興的經濟學之任務。

### 經濟的法則：

關於經濟學的對象既如上面所述，我們現在再把經濟的法則來說明一下。

科學每每與常識立於對立的地位。常識所認為天經地義的東西，在科學的面前祇是一錢不值的虛偽及欺瞞。爲什麼呢？因爲現象形態與其本質是不必一致的；在我們肉眼看來，好像是太陽在轉繞着地球，而以前的人們也盲信過這是不易的真理。但科學告訴我們，不是太陽在繞地球，反是地球在繞着太陽而運行着；普通的人以爲飲酒可以防寒禦冷，所以以爲吃了酒就不覺寒冷，但事實並不是如此，不是酒可以禦寒或增溫，反是身體中的冷覺因受酒精的刺戟而失其機能，不能將寒冷的感覺須達到神經中樞的緣故，所以喫酒的人之體溫不但不見增加，反而與平時的溫度於比較而減低了許多。這是科學的觀察與常識的判斷完全不同的地方，也是科學的真理終能獲得最後勝利的理由。所以，馬克思說：

“假使事物之現象形態直接地與其本質是一

致的，那末，一切的科學必歸於無用了吧。”——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分冊三五二頁。

經濟的現象也是如此，若我們祇知個別的現象形態，而不去認識這現象的本質及現象間的內部的聯絡，那末，我們所曉得的也只不過是常識的，皮相的東西而已。而且，經濟生活特別地有利害關係於我們的生活，所以要真實理解其本質，格外要有科學去究明的。

“假使資本家的生產過程底現實的內部的聯絡之分析是極複雜的事情，極精密的工作，又還元這外觀的單單的現象的運動於內部的現實的運動是科學底任務，那末，資本家的生產及流通之當事者底腦中所形成的關於生產底法則之觀念必不合致於(科學的)法則，而且不得不是單就外觀的運動之意識的表現的是自明之理。”——全上第一分冊二九七頁。

因此，經濟學不是斤斤地以搜羅排列資本家社會之個別的經濟現象為能事，而反是不得不研究貫通於這種種的個別的現象底法則為本務的。

不過我們若要科學地去研究一種現象及獲得其運動法則，那就不可不選擇這現象在最適合於研究之時的狀態來考察的。馬克思在著作“資本論”之際，凡關於商品生產的部分以英國的經濟事情為基礎，關於地租的部分而以俄國的事情為礎石的，就是這個道理。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曾這樣地說過：

“物理學者當觀察自然過程之際，選擇一個表示最富於含蓄的形態而最不易受外界的攪亂的影響的現象；假使有可能的時候，總必在保證這過程之純粹的進行之條件底下去施行實驗。我在此書所應研究的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及適應於此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牠們所行着的最模範的地方，在今日只有英國。這就是英國被作為我的理論的說明的主要的例證之原因。若是德國的讀者，對於英國的工業勞動者及農業勞動者之狀態像僞善者樣聳起肩子，或者樂觀地以為在德國事情還沒有這樣的惡劣，就此安心起來，那末，對於他們我不得不這樣叫喊了：“這不是他人之事！”(De te



fabula naratur!)

“從資本家的生產之自然法則所產生之社會的諸對立底發展程度如何，本來不成什麼問題。問題是在這法則本身，在於有如鉄一般的必然性而作用，而貫徹牠自身之這種傾向，產業底比較地發達了的國家對於落後於發達的國家是指示後者自身的將來的姿態。”——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文。

當究明這樣的經濟法則之際，不得不使用一切的科學的理論的分析的武器。古典派經濟學之研究方法為演譯的，形而上學的；而只顧重視經濟事實之記述為能事的歷史學派的立場，及徒使經濟學變為思辯的，心理學的東西之澳地利學派的立場，都是犯着誤謬不能獲得資本家社會底經濟生活之實確的法則。只有馬克思經濟學，一方面，當作一個自然的過程去把握社會底經濟的構造之發展，他方面不像歷史學派一般的徒然追隨且拘泥於經濟的事實，使富有理論的感變性的德國勞動者階級利用自己的敏感，在不能充分地施行觀察或實驗的時候，去利用及依賴理論的抽象力，所

謂“當分析經濟的諸形態之際，顯微鏡與化學的試藥皆屬無用。抽象力不得不出來代理其事。”

### 經濟學底任務：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可以明白地理解：只有理論經濟學纔是嚴密的意義的經濟學。經濟史及經濟學史與此經濟學保着密切的關聯，對於闡明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法則雖有重大的關係，然牠們皆在嚴密的意義的經濟學之外而各自形成着特殊的科學。

但，以經濟學的分科爲問題之時，較重要的乃是這嚴密的意義的經濟學——所謂理論經濟學，經濟原論。——與經濟政策間的關係。布爾喬亞的學者雖祇承認理論經濟學爲嚴密的意義的經濟學，然亦有以經濟政策與之相並立，而以此二者——有時包括財政學而爲三——相合而稱之爲經濟學的，亦實不少。他們說明這種分類之理由是：在斯密斯，埋嘉圖底諸著作中，理論之內已經包含了政策之部分，這到後來因德國的經濟學之發達，

經濟政策更獲得而確立了科學之地位所以成爲理論的經濟學之一部。但，這樣的說明當然是誤謬的。

依這種學者的見解，則古典派經濟學中之政策論是與法則的學（Wissensebalt）的理論經濟學相混淆着的幼稚的東西，至德意志經濟學以後的經濟政策纔發展起來而到達於形成一個科學。

但依我們所見，則斯密斯等的政策論與德國經濟學的政策論完全是本質上不同的東西。與第十八世紀的啓蒙哲學，人民主權說等相同的，經濟學是新興布爾喬亞汜對於封建制度之階級鬪爭底武器，亦是從此發展進步起來的科學。所以彼包含於雅丹·斯密斯底著書中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政策論，正是當年的布爾喬亞汜對抗封建的土地貴族之支配而開始鬪爭時所據持的理論的武器。英吉利古典派經濟學，在布爾喬亞汜對抗封建遺制之鬪爭期內，被移殖於一切的國家，且演過布爾喬亞的解放之偉大的武器底任務。這纔是古典派經濟學底理論與政策之重要性；能理解古典派

經濟學在歷史上所演過的這樣根本的任務，纔能理解經濟政策並不是至德國經濟學的發達而形成一個科學，反是，所謂科學的經濟學不得不統一地包含着理論與政策的。

但，俗流經濟學者所謂經濟政策，却與此完全地不同。第十九世紀之後半，德國的布爾喬亞汜由所謂自上而下的革命及與貴族相妥協而獲得了政權；但其背後已經有強力的普羅列搭利亞特抬着頭了；在這樣的事情之下，科學的經濟學階級鬪爭的武器的經濟學，在布爾喬亞汜看來，已經是不必要的東西了；所以從英國所輸入的古典派經濟學自然地廢弛了，亦沒有什麼科學的意義了。只要能夠維持布爾喬亞汜底支配，確保去榨取普羅列搭利亞特底東西，——無論是否有沒有科學的價值，——纔被歡迎，纔被利用了。於是，應用而起的就是現狀辯護論和社會政策論；而擔當提供這種理論之地位的就是俗流經濟學者。今日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視為經濟學之一構成分子的經濟政策及其經濟原論就是這樣的頹廢的反動的產物，決

不是其餘的什麼東西。

在我們則不然，我們的經濟學，馬克思的經濟學是被布爾喬亞所遺棄的古典派經濟學之繼續，就是繼續牠的批判的性質而更使之發展起來的東西。如古典派經濟學為布爾喬亞對抗封建制度之武器，同樣地，馬克思經濟學為普羅列塔利亞特對抗資本主義之武器。

我們的經濟學歷根地是理論的，同時，恰如在雅丹·斯密斯的經濟學一樣的，不可分離地包含着政策論和戰術論。

### 布爾喬亞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

我們已經將科學的經濟學始於十八世紀後半之法國重農學派之事說過了；重農學派的中心思想是反對封建制度底人為的秩序之自然的秩序底觀念，牠與反抗封建底束縛，王侯底專橫之十八世紀之一般的解放思想有共同的地方。但，當時的法蘭西是以農業為本位的國家，新興的布爾喬亞只在土地財產底關係上是一種布爾喬亞；因

此，在這種布爾喬亞派對於封建遺制之鬭爭理論的重農學派底經濟學說中，只有農業者纔被視作爲生產階級，只要求這個生產階級底自由。

以重農學派爲先頭的經濟學之研究，由雅丹·斯密斯而得到了確固的科學的基礎，由理嘉圖（Richardo）而續於完成；所以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在十九世紀之初葉已經到達了發展之最高階段。斯密圖之時代，已從工場手工業進展到大工業；理嘉圖之時代，資本家的生產已確定牠的基礎的關係了。不過在那時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還不會將牠自身的矛盾充分地表白於外面，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底發展似尚有無限地增加社會底富厚，給與萬人以幸福之希望。古典派經濟學者，在確信資本家的秩序之絕對性及正常性之下，無顧慮地分析及究明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及其生產與分配關係之本質，而對於妨害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一切斷然地施行了攻擊。重農學派底自由，放任之標語，亦是其後繼者英吉利古典學派經濟學者之根本的主張。

但，英吉利古典派經濟學之黃金時代，不過只有理嘉圖之“經濟及租稅原理”公刊後一八一七年以後的十年間的時代而已。自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法蘭西的布爾喬亞氾掌握了政權；英國自一八三二年的選舉法之改正，英吉利的布爾喬亞氾獲得了政權以後，布爾喬亞氾與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階級鬭爭漸取公然的形態，因而布爾喬亞經濟學漸陷於凋落的運命。爲什麼呢？因爲：

“經濟學若祇在布爾喬亞的以內，即不以資本家的秩序爲歷史地過渡的發展階段，反把牠當作一種社會的生產之絕對的且終局的形姿去理解以內，這只不過是階級鬭爭止於潛在的狀態，或只顯現於孤立的形態之時，纔得成一個科學而已。”——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文。

“跟隨一八三〇年之終末，最後的決定的轉迴於是出現了。

“布爾喬亞氾已經在法蘭西及英吉利掠取了政治的權力。自這時以來，階級鬭爭無論在實際的或理論的，愈加起着顯明的威嚇的形態；這（階級鬥



爭)敲鳴了布爾喬亞的科學的經濟學之弔鐘。到現在問題已經不是這學說是對的，或那個學說是對的問題；對於資本是有利呢還是有害呢，有便利的呢還是不便宜呢，或是是否要觸警察之忌諱，纔成了問題。不管利害如何的研究衰謝了，御用的論難攻擊代之而生；大胆無私的科學的致察匿跡了，爲辯護自己之良心底灰責與夫卑劣的意圖却代之而勃興了。

“大陸的一八四八至四九年的革命亦反嚮於英吉利。尙在要求科學的價值而不願做支配階級之單單的詭辯的學者的阿諛者的人們，硬想把資本底經濟學與已到不能無視的程度的普羅列搭利亞特之要求相合致起來，於是出現了那穆爾(John Stuart Mill)所代表的，淺薄的折衷論。這是‘布爾喬亞’經濟學之破產的宣告，俄羅斯的大學者，大批判家齊爾舍斯基(Tschernyschewsky)在他的著作“穆爾以後的經濟學大綱”已把這事實巧妙地闡明了。”——全上。

布爾喬亞經濟學因階級鬥爭之發展而自趨死

滅了，但普羅列塔利亞特則早已有牠的理論的代辯者了。理嘉圖底主著發刊後僅過了三年就有英國的小冊子的無名作者出來批判了。繼此而起的，有賀狄思肯(Thomas Hodgskin)，湯姆生(Thomson)，倭文(Owen)等等一般的批評家及社會主義者，批判古典派經濟學及訴告資本家底專擅與勞動者底窮乏了。他們最初就以唯勞動是產生價值之布爾喬亞經濟學說為他們自己的鬥爭底武器。在法國亦有傅利葉(Fourier)，聖西門(Saint Simon)，路易勃蘭(Louis Blanc)出而唱導社會主義。這些人的議論對於英吉利的憲章運動(Charterism)及一八四八年的法蘭西普羅列塔利亞特底英雄的行動有了不少的影響。厥後就出現了近代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最大的理論的代表者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他將英吉利的經濟學，法蘭西的社會主義及德意志的古典哲學統一地鎔化於一爐之中而樹立了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真實的解放理論即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經濟學。

布爾喬亞經濟學已經死了。但布爾喬亞經濟

學所成就的功蹟則被普羅列塔利亞特經濟學所繼承，且使之發展至更高級的真理，而到達於顛覆布爾喬亞的生產方法及終局地廢止階級之全社會的解放理論了。

布爾喬亞經濟學爲什麼死去了呢？階級鬥爭底發展爲什麼壓殺了布爾喬亞經濟學的生命呢？

經濟學是闡明資本家的社會之經濟法則的科學；但，資本家的社會與其他的一切的階級社會同樣地是一個歷史的過渡的存在物，在牠自身之內有牠自身的矛盾，即包藏着階級對立。而經濟學則爲闡明資本家社會之經濟生活的法則之科學，所以對於這樣的矛盾底發展亦必需作一個資本家社會底自然法則去說明；但布爾喬亞經濟學是布爾喬亞的科學，所以不能以顛覆布爾喬亞社會的要素之發生認作一個自然法則。理嘉圖雖承認了資本家底利害與勞動者底利害之間的矛盾，但是以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的資格再不能更進一步去研究了。所以布爾喬亞經濟學在這裏已經是明白地到達了牠的限界；而布爾喬亞經濟學之死滅與馬

克思經濟學之發展的中間存着一個必然性。

布爾喬亞經濟學雖能說明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底發生及發展之法則，但不能說明牠的沒落的法則。他們以爲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不得不是絕對的終局的東西，好像封建制度下的人們以爲賣買農奴或以農奴去交換別種的器具是一種永久不變的定律一樣；他們不能當作一種過程去把握現象，反把一切永久化而絕對化起來；因此他們逃不出歷史的裁判，也跳不出歷史的重担的範圍。所以關於闡明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底發生，發展及沒落的全過程之法則，及顛覆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而移入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爲使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底任務，都不能真實地認識了的，遑論他們去實踐這種理論呢？

最初就完全地遂行這種任務的人就是從最初就代表着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立場的學者馬克思。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底法則及傾向皆由馬克思而克明地究明了，社會主義與勞動者的運命亦由他之力量而獲得了確固的科學的基礎。

科學的布爾喬亞經濟學已經死滅了；但，無意義的，御用的布爾喬亞經濟學仍舊存在着。古典派經濟學之終結及馬克思經濟學誕生以後，德意羅舍（Wilhelm Roscher），西爾蒂蘭（Hildebrandt），庫尼斯（Knies），修摩拉（Schmoller），褒舍（Buecher）等之歷史學派，奧地利有梅格（Karl Menger），保姆·勃威克（Bohm Bawerk），費柴（Wieser）等之心理學派；而此二者皆為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經濟學之對立物。前者反對古典學派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之抽象的方法，壓根地注重具體的，現實的，歷史的事實之搜集與記載，對於理論與法則取着懷疑的態度；後者則反於此，以認識普遍的法則為目的而否定資本家的經濟現象之歷史性，使經濟學成爲一個個人的心理學之分科。在英吉利與美利堅更有折衷這二派的立場的學派。不過此等學派皆為布爾喬亞經濟學底破產之產物則都是一樣的，因為牠們除了反映失却了歷史的存在之意義的布爾喬亞的立場以外，沒有什麼科學的價值故。

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經濟學由馬克思而完成了；所謂科學的經濟學大體上可以說以此爲終局的完成；但，個別的細目，因其後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纔得補充而高揚的。尤其是在馬克思的時代，帝國主義的傾向還在支配世界的英吉利的經濟現象中表示出一些萌芽。但自今世紀以來，牠已經變成了支配的現象，所以關於帝國主義的研究則有待於魯森堡(Losa Luxemburg)，西爾發丁(Hilferding)底探討與烈甯(N. Lenin)之完成的研究。由馬克思經濟學而獲得了理論的基礎的社會主義現在已經走入了實行的領域，究明資本主義底經濟法則的科學已從資本主義向着社會主義的“轉形期之經濟學”——Die Oekonomie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N. Bucharin 著——底形態發展下去了；所以經濟學是階級鬥爭底最重要的武器是充分地被證明了的了。





## 第二章

### 商品生產

資本家社會——商品——非商品生產的社會——商品生產之發展——資本家的商品生產

資本家社會：

我們現在所生活着的社會，周知地是資本家社會。什麼叫做資本家社會呢？簡單地說，牠就是

被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的社會。因為，從我們的立場講，生產方法是決定社會形態之根本條件。馬克思在“勞銀勞動和資本”的著書，這樣地寫着：

“人們在生產上不祇對於自然發生關係，人與人之間亦互相作用。他們在一定的的方法之下，互相作用，互相交換活動而生產。為這生產他們相互地進入一定的連絡及關係；而且祇在這社會的連絡及關係之中，人類對於自然才能成立關係，圖營生產。

“生產者相互地所進入的此等關係，及在此社會關係之下生產者相互地所交換的活動，與所參與於生產全體時的諸條件，是隨生產手段之性質而各自不同。

“像火器的一個新的武器的發明，軍隊的內部的組織必然地要起全部的變動。個個人所形成的軍隊，與夫此軍隊所能作演的諸關係，必起變化，而種種軍隊相互間的關係亦受變動。

“如此，社會關係——在此關係之下各個人營

着生產——即社會的生產關係是隨物質的生產手段即生產力底變動及發展而起變化。而此生產關係的總和是構成我們所稱的社會的關係即社會這東西。”——勞銀勞動和資本二五頁。

然而，

“社會的經營方法（即生產方法）底變革是生產手段底變革之必然的生產。”——資本論第一卷四一五頁。

但所謂“社會是指示那基立於進化之某特定的歷史的階段上的社會，即指示有特殊性的，與別個可以識別的性質的社會。”——勞銀勞動和資本二五頁。

所以，這裏的問題是所謂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有怎樣的特徵可以與別個相區別呢？我們現在舉出三個特徵，而順次地把他們來說明。

所說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三個特徵是：

1. 商品生產
2. 資本家階級獨占生產手段
3. 勞銀勞動

因此，所謂資本家社會，詳言之，就是獨占生產手段的資本家階級榨取着勞銀勞動者底勞動而從事商品生產之社會。

關於勞銀勞動及資本的問題，讓之後章的敘述，現在先將商品生產來說明一下。

### 商品：

資本家社會底生產方法之第一的特色是社會底生產不單限於生產人人有用的財貨，牠是商品底生產，即專為與其他的商品相交換，即以市場為標的而生產起來的。因此，各人的私的勞動的結果祇有由市場這媒介纔能變成於社會地有用的勞動，而其生產物因而亦祇有由交換過程才能顯現牠自身的社會的存在。

所以，生產者為他自身，因他自身要使用而去生產出來的勞動生產物，我們不能稱牠是商品。例如，專為養活他自身及其家族，即消費於自己的家族為目的而生產的農民之農作物——穀類蔬菜等等——不能算作商品；但若他的家族不盡量地將

其農作物消費完淨，而以所剩餘的一部分去販賣的時候，這一部分被販賣的農作物就成爲商品了。又如這農家假使還操作着一種副業，——例如養蠶——而最初就以販賣爲目的而養育蠶種，則這蠶繭不待說地是商品。又若以生產一切農具爲職業的手工業者，因他不是爲他自身的使用，却以販賣他的生產物而去交換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爲其終局目的，所以這樣的手工業者可說是專門從事於商品底生產。

所以歷史地商品生產決不始自資本家社會；自從私有財產成爲社會上的‘天經地義’的制度以來，無論東西的社會總有着或隱或現的微弱的勢力的商品生產。但自手工業者底職場中的生產移推到近代的資本家的大工場生產以來，從前的微弱的商品生產就成爲一種大規模的，優越的生產方法了；因而與此適應地發生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因爲，這最後的場合不是“單的商品生產”，而是以資本家與勞銀勞動者間的對立爲基礎的“資本家的商品生產”了。而這樣的，即在現今的資本家社

會所盛行着的“資本家的商品生產”却纔在近代的初期始見發達的東西，決不可與從前的非支配的單的商品生產相混淆的。

商品生產在牠的原始形態雖不始自近代的社會，但這決不是說自有社會以來，一直就有微弱的商品生產，也決不是說將來的社會亦不得不是商品生產的社會。我們爲確證及說明這個立言起見，不得不把歷史的事實來追跡一番。

#### 非商品生產的社會：

商品生產既是爲市場，爲交換而去生產的東西，所以生產者或商品所有者不得不是各自獨立的；也沒有相互間的直接的計畫使他們各自分担某種生產之協同可以成立的；各商品生產者都有獨立自主的人格，各營其所信爲能夠獲利的企業；所以商品生產的特徵是無組織的，自由競爭的無政府狀態。因此，在一切的成員在一定的計畫之下共同地從事生產，且共同地消費這生產物的社會，沒有商品生產存立之餘地的是非常明瞭的事

實了。我們現在且舉出幾個例來證明。

北美的 Indian 人在每年秋季，主催大規模的狩獵。這時種族內的一切都在狩獵隊之指揮和命令之下。狩獵隊是由種族內的最優秀的成員所組織的團體，在這時候對於種族全體有絕對的權力。

他們——狩獵隊——準備了一切武裝之後，隊員中的最優秀者於清晨未明之前先行出發。倘然遭遇着許多野牛之時，他們先選擇一羣不至威脅其他的野牛羣中之一為目標。男子隊騎着馬的則團做一塊而隱匿於野牛不能照見的溪谷之間。到了野牛進至最適於狩獵的地位之時，指揮者即行分撥其部隊，使之各就部署。一切準備皆齊備了之後，指揮者即刻命令騎馬的一隊，使其包圍野牛羣而閉塞其出路。於是，命令隊員的突擊。這時，全隊的人員叫喊着震天的大聲呼號，猛向牛羣刺擊進去。

尚在使用弓矢之時代，因為誰都記憶着各自所持的矢，所以很容易地能夠識別各自所射殺的

野牛。自己所射殺的都歸做自己的私有財產；當然這裏有一部分是被徵收去扶養種族內的寡婦遺族的。若有多數的矢射中野牛的要所之時，由矢的位置而決定其所有權；若各矢都射中於同一的致命的要所，則平均分配於各人，或贈給同族內的寡婦與孤兒的亦屬不少。

這一切的分配都是隊的指揮者所裁判定；如有不服指揮者的裁決之時，則可訴之於全隊底共同取決。但後來因鎗砲之輸入與普反，維都不能識別那個是自己所射殺的，於是北美印度人又復活了從前的共產思想，而平等地分配一切的獲物於各人了。

在這一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由各人的共同活動之結果所獲得的獲物不由交換而即行分配之事實。

現在我們來引用一段馬克思底敘述來說明其他的社會之情形吧。

“其次，我們從魯濱遜的光明的島嶼移向歐洲的黑暗的中世。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個個的個人



都非獨立的。却互相連結着依存的狀態——農奴與領主，家臣與封建諸侯，俗人與僧侶。物質的生產底社會的關係建立於這社會的關係之上的諸種的生活領域都以這樣的人的依存為特徵。但，正因人的依存關係做着所與的社會的基礎，所以勞動及生產物不必要有與自己的實在相異的幻想的形態了。所以，勞動及生產物在社會的機構裏取着一種賦役或現物納貢的形態，因為在這裏，勞動底自然形態，牠的特殊性——不是在商品生產底基礎上的勞動之一般性——成為勞動之直接的社會的形態……

“要想考察共同的，即直接地社會化了的勞動，我們不必迴溯到一切的文化民族底歷史之初期時代所存在過的勞動之自然生的形態。較近的實例有因自己的需要而生產穀物，家畜，絲，林耐（Leinwand）衣服等等的農民家族底地方的族長制度的產業。這種種的東西在農民家族看來雖然是各該家族勞動底種種不同的生產物，但生產物相互間並不當作商品而各自對立的。製造這種種的

生產物之種種的勞動，即耕作，牧蓄，紡績，機織，裁縫等等在自然形態自身上就是社會的機能了……

“最後，我們轉一轉視線試去想像那以共有的生產手段去勞動，且以多數的個人勞動意識地當作社會的勞動力去支出的自由團體吧。在這裏誰也反復着那魯濱遜的勞動之一切的規定，但已不是為個人的而是為社會的。魯濱遜的一切生產物是全然他個人的生產物，正惟因此，對於他是直接的使用對象。但自由團體底總生產物是一社會的生產物。……”——資本論第一卷四三至四四頁。

如此，我們可以知曉：商品生產的社會不是唯一的絕對的社會形態；原始共產制度的社會無論矣，家父長制農民家族及資本主義以後的高度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都為非商品生產的社會。

商品生產底發展：

非商品生產的社會在歷史上存在過，而且在將來亦將發生之事，在前一節已經說述過了。這裏

我們把商品生產發展的情形略述一下。

商品底出現在於勞動生產力發達起來，而能生產出使共同團體內部不能盡將生產物完全消費完淨的時候；到生產力更形發達起來，打破了從來的社會的紐帶，使生產者各個都成爲自由的獨立的人格之時，纔成爲社會的財富中之支配的形態。

從未發展的丕基形態來說，則古代早已存在了商品。

“商品形態是資本家的生產之最普通的，亦最未曾開展了的形態；因此，牠雖然沒有像現在那樣大的支配的勢力，但早已出現於世上了。”——資本論第一卷第四九頁。

“在古代亞細亞的，古代的等之生產底方法上，生產物之轉化爲商品，因而人當作一商品生產者的存在，不過演着一種從屬的任務而已；固然，這隨共同體愈進入於崩壞的階段，而愈演着重要的任務也是事實。像埃比庫 (Epikur) 的諸神一樣，或者像住在波蘭社會的毛孔中的猶太人一樣，

固有的意義上的商業民族只存在於古代世界的罅隙之中。”——全上第四五至四六頁。

所以，商品之出現是有二個先行條件的，第一在太古共同體內已經有了剩餘的生產物，第二共同體與共同體要互相開始接觸起來，具備了這二條件之時，於是剩餘生產物方纔能夠開始交換，方纔出現了商品。降至希臘時代，羅馬時代，手工業離農業而獨立，於是出現了純然的商品生產；但至中世因日耳曼種族的支配，又把人類倒開到更幼稚的自己生產之時代去了。至中世末葉，手工業在都市裏重行發達，所以商品生產亦復見興盛。但其商品底販路，還只限於都市及其附近。商品生產完全地克服及驅逐個人生產之事還是到了近代由資本而營生產實時候，纔見實現的。

#### 資本家的商品生產：

像商業資本或重利貸資本之資本是很早就有了的；但牠進出於生產界之事，則至近代纔發現的。商業資本在古代佉葉希人（Phaenician），希

臘人及近代葡萄牙人，荷蘭人之中都占着重要的勢力，那牠演着交換諸國民之剩餘生產物及手工業品之媒介底任務。然生產力底發展有更廣大的市場之必要，同時因亞美利加洲底發見，亞非利加洲底迴航，開拓了新的市場，更由此新市場底開拓而愈使生產力有發展之必要了。如此，機械之發明，科學之應用於生產等也興盛起來了。因這種原因，從前從商業所蓄積着的資本於是乃得進出於生產界，而所謂商業資本家一變而為工業資本家；大規模的資本家的商品生產乃得開始成立了。資本家的商品生產既然成立了以後，從前束縛牠的發展之中世的，封建的羈絆亦不得不被牠所打破了；近世初期的諸國民底獨立戰爭及一切的國內戰爭之蜂起，其原因就在於此；我們如要考察及論評該時代的歷史亦當從這個見地去研究。

在原始共產主義的社會，生產物是社會全體所公有的，因而是由社會全體去消費的。中世的農奴為領主而從事生產，所以生產物底歸趨亦不要甚深的洞見而就能看出來的。近古的手工業者的

生產物雖是商品生產，然其被使用之範圍亦極有限度。惟獨資本家的商品是與上述的諸生產在量和質上都是不相同的；資本家的商品生產是個別地，獨立地互為市場而生產的；牠的生產物若與貨幣或其他的商品交換了以後的運命是不被生產者自身所知悉的。但各個的生產者生產各自不需要的商品怎樣能夠把他自身及社會全體之生活維持起來呢？這不是很奇怪的麼？並沒有什麼奇異的；因為各人之經濟的活動是被斯密斯所說似的“不可見的手 an invisible hand”所引導着的，而由這“不可見的手”之引導，牠纔盡着一定的社會的機能。

在資本家的社會，商品不單是人們的使用對象，而且帶着一種神祕的不可思議的性質。而且，“受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支配的諸社會底財富是極龐大的商品的集大成，個個的商品是這樣的財富底不基形態，”所以，“我們的研究是以分析商品為開始，”不得不以分析商品一般為我們研究之開始。

## 第三章

### 價 值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當作  
使用價值的商品——價值或商  
品價值——價值論詳說——勞  
動底二重性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

商品是我們開始研究的對象，這在前章已經

說明了。

商品這東西一覓似乎很平凡的，沒有什麼值得研究的特徵。但實際却是不然，牠不單單是一種物品，而且在其中住宿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所以從這一點說，商品這東西是頗有形而上學的神祕的色彩附纏着，我們若不仔細地去分析研究牠，我們就不能真地理解資本家社會底一切現象；因此，商品底分析的研究在經濟學中是最重要的，最基礎的問題。

但要分析這種商品，是與分析自然現象有所不同，因為在這裏顯微鏡與化學試藥都是用不着的，只有理論的抽象力能夠代替兩者的任務，這就是說，我們在研究商品之時，應先把商品底種種方面中之一先來觀察，然後順次及其他的方面，那是說有一方面的去觀察之必要。所以，我們下面就依此做下去。

商品在一方面是可以使用的，在他面又可以與他商品相交換的；商品之有這使用性與交換性是誰都知道的。例如，鐵，小麥，金剛石等等都是商



品，也都是有使用性；因為鐵可用以製造船舶，製造機械等，小麥可以充飢，金剛石可以當作裝飾品，又可以當作其他的用途，其餘的一切商品亦都有其各自的效用性。商品底這樣的性質就是形成商品底使用價值的東西，所以商品就是使用價值，離開了使用性是不能成為商品的，使用性或效用性因此是商品底必然的一種屬性。但是商品不單單有這樣的效用性，牠還可以與別的商品相交換，即甲使用價值與乙使用價值互相交換起來而變移其位置；例如，若干斤的醬油可與幾升的小麥，幾尺的棉布可與幾升或幾斗的白米……等等相交換，這樣的兩者之間的交換比率就是商品底交換價值。所以，交換價值似乎是隨時隨處而要變化的一個偶然的，相對的社會的關係，不是內在地存在於商品自身之中的東西。

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是兩種的對立物。使用價值這東西——我們後面還要詳說——是不問社會的形態如何而存在的，牠是人類底永久的生活資料，沒有時間與空間的制

約，使用價值不必一定要取商品底形態。反之，交換價值這東西就是不同了，牠是商品所特有的性質，沒有商品就不能形成交換價值，所以牠是社會關係底生產物，而不能超越時空底制約的。

商品有這樣的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的二種對立的要素，所以能自己運動，發展而形成社會的經濟的諸關係。

當作使用價值的商品：

“商品首先就是因牠底諸性質可使人類底某種類的慾望感到滿足的一個外界的對象物，那是一個物品。”——資本論第一卷第一頁。

商品雖不是單單地滿足人類底一定的慾望的物品，但無倫如何，牠首先必要是能夠滿足人類的慾望——無論這慾望是發自胃腑或出自腦中的幻想——的外界物。這是很明瞭的，因為若沒有某種類的效用或其效用還未曾被人所認識之前，這一切的東西是不成其為商品的。

我們現就商品底這種有用性之方面來觀察，

那末，這有用物又可從二方面去分析，即可從質的和量的方面去觀察的。

從牠底質的方面來看，則一個有用物是諸屬性底一全體，因而這全一體有種種的方面對於人類是可以有用的；但是一個物品底無數的特徵或方面不是一回地就可被我們人類所認認的。例如，電氣是老早就存在着的東西，但我們未曾知悉牠以前，牠只能當作神話去敘述，祇是很可恐怖的東西；但自近代科學唱明以來，我們就能夠用科學的方法去統制牠，用一定的手段可以利用牠了。而且利用牠的方法又是日近月異的變化着。不但電氣是這樣，其餘的一切東西都是同樣的；牠底有用性是無盡藏的，多方面的。要認識而利用其全部的性質所以不是一回地就可達到的。因此，關於物品底有用性的方面之問題，即想發見其種種的使用方法，完全是歷史底行爲。

有用物底質的方面是如此，但牠受着量的規定，因為我們普通所處理的不是無限制的，而為有一定的分量的規定的商品。

“當考察諸種的使用價值之際，常以量的規定性爲其前提。例如，幾打鐘表，幾埃列(Elle)的林耐(Leinwand)，幾噸的鉄等等似的。”——全上第二頁。

而測定諸種的有用物之量的社會的諸尺度之考案亦是歷史的行爲。

“某物底有用性——滿足人類底某種慾望的性質——使這物有使用價值。但這有用性不是浮在空中；牠受着商品體之諸屬性之制約，沒有商品體是不能存立的。所以，鉄，小麥，金剛石等等的商品體自身是一使用價值或財貨。商品體底這個性質和其使用上的諸屬性之占有與費許多的或僅少的人的勞動是沒有關係的。”——全上。

譬如空氣，處女地，陸生的草地，野生的木材等等對於人類是有着効用的；但這雖不曾經過人的勞動之媒介而仍不失其爲使用價值的。

物品底這樣的有用性因此是與牠所處的時代或地位沒有關係的，就是說不因時間與空間之變迂而變化其性質的。所謂

“使用價值不管財富之社會的形態是如何而形成財富底物材的內容。”而此財富底生產是：

“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材料交換之一般的條件，人類生活之永久的自然條件；因而與人類生活底無論怎麼樣的形態沒有直接的關聯，所以牠（財富底生產）是共通於人類生活底一切的社會諸形態。”

所以有使用價值的物品不必一定是商品，某種的物品是不是商品是與使用價值毫無關係的。因此，祇就使用價值本身的議論是不屬於經濟學底範圍之內的，牠祇供給特殊的一科學的商品學以豐富的材料而已。

但，“在我們這裏所要考察的社會形態之中，使用價值同時當作交換價值之物質的負擔者而出現着，”所以，使用價值祇在這個範圍內值得去研究的。

從上所述，可知商品除有當作使用價值而構成財富底物質的內容之方面以外，又有當作交換價值底物質的負擔者而發現出來的方面。因此，分析

商品先從其使用價值的方面觀察了的我們，現在到達了從交換價值方面去觀察牠的階段了。

### 價值或商品價值：

“交換價值最初是當作某種的使用價值對於他種的使用價值互相交換底比例，即當作似乎是隨時間和空間之變更而不絕地要變化的一個偶然的比例而發現出來。”——資本論第一卷第二頁。

既然是商品，牠一定要與他種商品相交換，而在交換關係上必定是某一定分量的種類的使用價值與他的分量的他種的使用價值相對立着的，例如一升米與十隻蘋果相交換一樣。因此，米一升的交換價值是蘋果十隻，蘋果一隻的交換價值是米一合了。但在現代的社會裏，米無蘋果不是直接地被交換着；種種的商品之交換是以貨幣為媒介的，不過物與物底直接的交換，或由貨幣之媒介去交換，對於事情之本質是毫無變化的。

像這樣，米與蘋果，米與醬油，米與綿布能以

一定的比率互相交換之時，若干的米與若干的蘋果，若干的米與若干的醬油，若干的米與若干的綿布是可以用互等的方程式去的表示出來的。但是這種種東西能夠互相相等這事實之中是有如下的意義包含着，即在這種種的東西之中必定存在着某種的互相共通的一個同一的量。為避免複雜起見，我們只取前記中的一例，例如若干的米與若干的蘋果相交換起來而互等之時，用方程式表示之如下：

$xAW : yBW$  (商品白米  $x$  量與商品蘋果  $z$  量相比之時，其方程式為

$xAV, = yBV_m$  ( $V$ 表示某種共通的東西。)

在這個方程式之中，表白出這程式之二方包含一種不屬於任何一方的，但共通於二者的第三者（即在方程式中是  $V$ ），而且這二者若各是交換價值之時，是不得被這第三者所歸約起來的，因為分量不等而性質又各不同的兩種使用價值要使之互等起來，則必然地是要包含一種共通於二者

的另外的東西。這是交換時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一個必然的 *Apsiori*。

然則，這個共通的第三者究竟是什麼東西不得不是當面的問題了。

這個共通的第三者當然不是使用價值。因為使用價值是商品底自然的屬性，牠在二者是各不相同而互相差別的，因而最初就不能拿牠來互相比較，所以當作交換價值的商品“不曾包含着一分的使用價值。”

這樣，從這相互地交換着的商品之中除外了使用價值之後，則所殘留着而為二者所共通的只有二者同是勞動底生產物這性質而已。而且，這裏所謂勞動生產物，却不是耕作或釀造等等的一定的具體的特殊的勞動之生產物，而是沒有差異的一樣的人的勞動之抽象的，只是人的勞動之生產物。像這樣的勞動底結晶物正是商品底價值。

“現在，我們若把商品底使用價值度外視之，則商品只殘留一個同是勞動生產物之屬性了。然這勞動生產物也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之間轉形了



的。我們若抽象了勞動生產物底使用價值而度外視之，則我們亦抽象了那使勞動生產物成爲有使用價值的物體的諸構成部分及諸形態了。這樣，這已不是桌子，家屋，絲或其他的有用物了。牠底一切的感覺的屬性都歸消失。牠已不是木工底勞動底生產物，也不是建築師底勞動底，或紡績勞動底，乃至其他的一定的生產的勞動底生產物。隨勞動生產物底有用性之消滅，勞動生產物所表示着的勞動底有用的性質也都歸消滅；這樣，這等勞動底種種的具象的，一定的諸形態也行消滅了。這等都還元於已不是互相差異的，一樣是人的勞動，即還元到捨象的，因而只是人的勞動。

“這裏我們將勞動生產物底這個殘留物考察一下。在勞動生產物之中，除了同一的幻影似的對象性，無差別的人的勞動的，即不管其支出的形式如何的人的勞動力所支出的，單單的膠結物以外，沒有什麼別的東西了。這等東西只表示出當其生產時曾支出過的人的勞動力，積蓄着人的勞動這個事實而已。這等東西當作共通於牠們的社會

的實體之結晶看時就是價值——商品價值。”——資本論第一卷第四頁。

價值又或商品價值如此並不是一種偶然的東西，也不是只是關係，牠是二種財貨相交換之時，如交換之標準的二者間之共通物，而其實體則為抽象的人的勞動。

這樣，我們由觀察交換價值底結果而到達了交換價值底本質之價值這東西了。而此價值量之大小是被決定於其所含的勞動底分量底多寡的；勞動底分量之多寡又被勞動底時間的繼續，即時，日等等的尺標所測定的。所以商品與商品底交換就是一定量的價值與價值底交換，而不是偶然的，相對的關係。

價值論詳說：

以上是勞動價值論之大要。只由這樣的價值之理論，我們纔能認識資本主義社會之祕密。這個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底剩餘價值論底基礎，而“關於剩餘價值底學說是馬克思底經濟理論之基

礎”；勞動價值說有這樣重大的意義，所以資本家的經濟學者，資本底代言人，是常常集其全力去攻擊勞動價值說的。因此，我們爲使價值格外明顯一些起見，對於容易發生的疑問作一個簡單的解答。

第一，我們在這裏應該反復地力說的是所謂價值決不是商品底使用價值。因此，說價值不僅是勞動所造出的，自然也是造出價值的這個議論，很明白的不能反駁我們的價值論。馬氏早就曉得必有這樣的愚問，所以商品有二種要素——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而構成使用價值的又有二種要素，就是由自然的材料與勞動底結合而成的。他說：

“人類在生產中只同自然一樣地做着，即他只能變化材料底諸形態。不僅如此。即在這樣的使形態變化起來的勞動之中，人類也不斷地受着自然力底支持。所以，勞動不是由牠所生產出來的使用價值及物質的財富之唯一的源泉。像 William Petty 所說的，勞動是其父，土地是其母。”——全上，第九至十頁。

第二，因使用價值底基礎是自然所造的，所以不必一定要有勞動底媒介纔能成爲使用價值；例如空氣，處女地，自然的草地，野生的木材，野生的菓實等等雖是使用價值，却不是價值。

第三，價值與使用價值完全是別種的東西：沒有使用價值的東西，對於無論何人沒有効用的東西，沒有什麼價值。

“無論怎樣的東西，若不是使用的對象，就不能成爲價值。東西若是沒用處的，那末被包含於其中的勞動亦歸於沒有用處的了。這已不能當作勞動去看待，因此也不能形成什麼價值。”——全上第七頁。

第四，若一商品底價值是由牠底生產時所支出的勞動底分量所規定的，那末，勞動者愈懈怠，愈是笨呆，則他所製造的商品底價值因要較多的時間不是愈加增大麼？但是，這却不然。價值底實體勞動是一樣的人的勞動，同一的人的勞動力底支出。這話怎麼說呢？商品世界底價值底總和裏所表示的社會的總勞動力雖由無數的個人的勞動力

所構成，但在此却可看作爲完全同一的一人的勞動力。這等個人的勞動力，——無論那一個的——都有社會的平均勞動力之性質，而且其作用也等於這樣的社會的平均的勞動力，因而生產一個商品若只需平均地所必要的，或社會地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之時，則與其他的同樣是同一的人的勞動力。”——全上第五頁。

那末，“社會地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是什麼呢？”  
‘所謂社會地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是以現存的，社會地視爲正常的，生產諸條件與勞動底熟練及強度之社會的平均穩度去生產某一種的使用價值時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例如，英國從採用了蒸汽織布機以後，爲轉化一定分量的棉絲而爲織物，假定只要以前的約半的勞動就夠了的話，那末，英國的手織工爲轉化同一的棉絲雖實際上前後相同地仍要有同一的勞動時間之必要，但他底個人的勞動時間底生產物，到現今只能表示半分的社會的勞動時間，因此，其價值也被減低至其以前的半分了。’  
——全上第五頁。

這樣，一商品底價值由其生產時所支出的勞動底分量所規定，而這樣所規定的勞動之分量不外是社會地所必要的勞動之分量，或社會地必要的勞動時間。

第五，商品底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若是不變，則商品底價值亦不變動。但這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是跟着勞動之生產力底變化而變化的東西。使勞動之生產力發生變化的是“勞動者底熟練之平均程度，科學及其技術上的應用之發達階段，生產過程底社會的組織，生產手段底範圍及作用能力，諸種種自然關係。”例如，因蒸汽機關之發明而倍加勞動者之生產能力，以前要十時間才能生產出來的織物，現在只要其一半的五時間就夠等。或豐年的一斗小麥與凶年的五升小麥皆含着同一的勞動分量等，都是其例。金剛石是非常寶貴的物品，因為牠在地殼上非常鮮少，要發見和採掘牠，平均地要費很多的勞動時間之故。若“以僅少的勞動能使石炭變化而為金剛石，則牠底價值能下落至磚瓦的價值以下的。”

勞動底生產力與勞動時間與價值之關係一般地可總括如下：

“勞動底生產力愈大，則為生產某種的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愈小，因而結晶於其中的勞動之分量亦愈少，其價值因此也愈加小了。反於此，勞動之生產力愈小，則為生產某種類的物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愈大，而其價值亦愈大。所以，一商品之價值之大小，對於其中所實現着的勞動，與其分量成正比例，與其生產力則成反比例地而變動。”  
——全上第六至七頁。

### 勞動底二重性：

商品首先表現於我們的眼前的是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底一個二者對立物，最後由研究價值之本質而知有造出使用價值的勞動與造出價值的勞動之區別。這樣的勞動底二重性是馬克思最初所證明的東西，且為理解經濟學之樞紐，所以在此再說明一下。

勞動第一是為達成一定的目的，為生產一定

的有用物品而添加於自然底物材之上的人的勞動力之支出。例如，生產小麥農耕勞動，生產衣服的裁縫勞動等等就是。小麥衣服等等的生產物因為是那樣質的不同的有用勞動之生產物，賦予物品以互相不同的使用價值，所以商品能夠對立起來而互相交換。然若我們從使用價值的見地而轉移至價值的見地，那末，為生產這些商品所支出的勞動不是農耕勞動，也不是裁縫勞動，却變成而為一般的，抽象的人的勞動力之支出了。社會上雖存在着種種的種類的勞動，若從價值形成之見地而立言，則可將牠們還元而為普通的人在其活着的有機體中所保有的單純的平均勞動，而複雜勞動可被擠作為這單純勞動之自乘的或倍加的東西。

“一切的勞動在一方面是生理上的人的勞動力之支出，而且在同樣的人的勞動這種性質上，這勞動是形成商品底價值之東西。一切的勞動在他方是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態中的人的勞動力之支出，而且在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種性質上，這勞動生產出使用價值。”——全上第十三頁。



商品價值底大小是被決定於其生產時所支出的勞動之分量在斯密斯，理嘉圖已經究明了的。但是他們二人對於勞動之這種二重性還不能明白地認識出。正確地認識這二重性的最初的人就是馬克思。關於這一點，馬氏在給昂格思的信中也曾指示出這一點及關於剩餘價值的部分同樣是“資本論”最好的處所，且為一切理解之基礎。



## 第四章

### 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底源泉——當作商品的  
的勞動力——勞動力底價值  
——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  
——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  
剩餘價值率——勞動時間底延  
長——絕對的剩餘價值與相對  
的剩餘價值

### 剩餘價值底源泉：

商品交換不是我欺你詐地把高價的低減起來，廉價的提高起來似的可以任意更改的東西，——固然在市場上有時不能否定有這樣的事實之發生，——所謂交換只是等價的商品之交換，換言之，甲商品所內含的一樣的，人的勞動力底膠結物與乙商品所內含的同樣的，人的勞動力底膠結物之比，纔為交換，交換價值底本質。這並沒有什麼矯作，因為商品交換在資本家以社會上是最簡單的，大量的，最普通的，而且幾億回都可以反覆地去觀察得來的關係，用不着人去捏造的。所以無論物與物相交換的時代，或先以商品換貨幣而以貨幣再買商品之時代，所謂交換總不出這個等價底交換之範圍。及貨幣成為資本，而資本發展到一個新的形態，即以貨幣去買商品，再以商品去換入貨幣的形態，換言之，即發展到為販賣而購買之形態底時候，首先的貨幣與商品和後來的商品與貨幣也是各在同一的價值上相交換的。不過，當這時候，最後所收得的貨幣之數量與最初所支出的貨

幣之數量相比，却增多了一部分，這事實就是差異的最顯著的地方，而這一部分的增加就是萬人所願獲得的東西。在流通過程裏所增殖的這樣的價值就是所謂剩餘價值；資本家的唯一的生命和目的就在於想生產這樣的剩餘價值。

但，相互地相等的價值一經交換，怎麼會產生這樣的剩餘價值呢？我們不是說過，一切的商品交換都是等價底交換麼？等價與等價只經過了一次流通爲什麼能增加一部分的貨幣即剩餘價值呢？這不是很可驚異的事情麼？

一見地，剩餘價值好像從商品販賣者底勒價所產生似的。但，在商品交換上，販賣者是不得不變爲購買者的；又從社會全體講，甲比較乙多取一些，乙比較甲少取一些，這在事實上或許是有的，但全體的總計決不因此而發生什麼變化的也是極明白的。所以商品交換之過程，即流通過程不能產生剩餘價值。“資本論”關於這一點說得非常明白，我們現在可引在下面：

“這樣，現在因某種不能說明的原因，將商品

提高至價值以上，即假定販賣者有把有一百的價值的商品提高至一百十，即以十拍生鐵的名目價格之追加去販賣底特權，這時候，他當然獲得了剩餘價值一〇。然而他做了販賣者之後要變做購買者的，因此現在有第三的商品所有者當作販賣者與他相對立了。而此販賣者自然亦能享受使商品增加一〇拍生鐵去販賣之特權。如此，最先的商品所有者當作販賣者之時雖有了一〇的利益，但這畢竟就是當作購買者之時所以要損失一〇的利益之理由。因此，歸根結局，一切的商品所有者是相互地將其商品價值提高一〇拍生鐵而互相販賣，所以，這與等價地去販賣他們的商品沒有絲毫的差異。……

“反對地，假定購買者有價值以下地購買商品之特權。這時候我們沒有考慮購買者要再變做販賣者的之必要。因為他做了購買者之前已經是販賣者的了。他以購買者的資格雖有一〇拍生鐵可以利得，但以前以販賣者的資格早已損失了一〇拍生鐵；所以，萬事與前一例沒有分別。

“要之，剩餘價值之形成，因而貨幣底資本化的現象是不能依販賣者以價值以上去販賣商品，或購買者以價值以下去購買的之事實所能說明的。”——第一卷第一二三至一二四頁。

這樣，我們可以曉得：剩餘價值不能從流通的內部生出來，亦不能從流通以外的地方所產生的。那末，牠究竟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呢？這是一個很關緊要的問題，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矛盾底集中點，我們當更進而論之。

#### 當作商品的勞動力：

剩餘價值不能從商品底交換過程，流通過程所產生出來，這是因為商品底交換過程，流通過程祇止於等價與等價底交換之故。但，資本家用貨幣去買商品，再以這商品去換貨幣之過程，在近代決不是單的商業。資本家最初所買進的商品與為換入貨幣而賣去的商品，這兩者決不是同一的物品，也不是同一物。資本家祇要找出一種使用價值——不是價值——換言之，他祇要找出消費了這

使用價值就可以創造剩餘價值的特殊的商品，則在這商品底形態變化之過程裏，資本家就可達到他所要達到的本來的目的了。事實上，他可在實際的市場裏極容易地找出這種特別的商品。這商品是什麼呢？不待說的，牠就是勞動力。

勞動力是什麼呢？

“勞動力——即勞動能力——是存在於人的身中的，活着的人格之中的，身心能力之總括。我們於每次生產某種類的使用價值之時要運轉牠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三〇頁。

要勞動力當作一種商品而出現於市場是有先行的必要的條件，即第一，勞動力之所有者不得不在非將自己的勞動力當作一種商品去出賣不行的境遇之中；而且勞動力之所有者務需有自主獨立地處分自己的勞動力之自由。即勞動力之所有者與貨幣所有者在市場裏以基立於互相對等的關係，即不得不當作等格的商品所有者（注意貨幣也是一種商品）去會面的。第二，勞動力之所有者不能將自己的勞動之生產物當作商品去販賣，不



得不只將存在於他身體中的勞動力當作商品去出賣的境遇之中。

“要之，貨幣之資本化是以貨幣所有者能在商品市場中找出自由的勞動者爲必要的條件；而此處所謂自由有二重的意義，即一方面勞動者是能支配當作自己的商品看的他本身的勞動力的自由的人格，同時他方面他沒有什麼商品可以販賣給他人，赤手空拳，在沒有一樣可用作實現自己的勞動所必要的東西上講是自由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三一頁。

像這樣的自由勞動者是與資本同樣地是近代的歷史的產物。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的生產方法底變革之敘述時去論及。

### 勞動力底價值：

勞動力既是一種商品，那末與其一切商品相同地，牠的價值當然也是由勞動底分量所規定的；換言之，牠是由牠底生產或再生產時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因爲牠是價值，所以必然地要代

表其自身內所體現之社會的平均勞動之一定量。勞動力是活着的各個人底個人的能力，所以勞動力底生產完全以活着的個人之生存為其前提。然要活着的個人生存下去，換言之，要勞動力能繼續地生產下去，就非勞動者自身底再生產，即非維持他底生活是不行的。而為維持其生存起見，個個的勞動者因有一定量的生活手段之必要。所以，為產生勞動力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結局，是等於為產生這生活手段所必要的勞動時間。

但，勞動力底所有者是不能免於一死的；因此，為不斷地供給勞動力於市場起見，勞動力底所有者不得不養育他自己的補充者即其子女；所以，為產生勞動力所必要的生活手段之中，不得不包含這為養育及訓練子女所必要的分量了。

因生活手段底一部分，例如食料，燃料等是每天要消費掉的，所以非每天從新地填補不可；如衣服，家具等之生活手段，則比較在較長久的時期內纔被消耗，因而可在較長久的期間去補充。所以，在生活手段之中，有的商品是每天要消費的，有的

是每週，有的是每季纔要購買或支付代價的。但是這種種的支出的總額，無論在一年之中怎麼樣去分配，總歸是勞動者由每日的平均收入去支辦的。因此，現在假定為生產一天的勞動力所必要的商品之量為A，一週所要之量為B，三個月所要之量為C，及其他等等，則這種種的商品底一日之平均量必等於下列的方式之X：

$$X = \frac{3 \text{ 6 } 5 A + 5 \text{ 2 } B + 4 C + \text{其他等等}}{3 \text{ 6 } 5}$$

試以這樣的一平均日所必要的商品量之中包含着六時間之社會的勞動，若一日之平均勞動時間為十二時間，則一日的勞動力之中體化着半日分的社會的平均勞動是非常明白的。換言之，為生產一日的勞動力只要半日分的勞動；而為生產這一日的勞動所必要的勞動量就是構成勞動力之日價值，即每天去再生產勞動力之價值。假若半日分的社會的平均勞動可以用金額三元去表現，則這三元即相當於勞動力之日價值底價格了。如此，若勞動力底所有者以每天三元去出賣自己的勞動

力，則販賣價格恰等於價值。以三元去買一天的勞動力之資本家可說如價值地購買勞動力。

若依照上述的話，即若資本家等價值地去購買勞動力，則他將從什麼地方去榨取剩餘價值呢？所以我們下面將究明這一問題。

#### 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

使用勞動力是勞動本身。資本家從勞動者買進勞動力而使用之於生產某種的生產物，即生產那有特別的使用價值的商品。若只限於生產出使用價值，則生產無論是為資本家的或在資本家底管理與支配之下，生產底一般的性質是不會變動的。因此，我們可將勞動過程從一定的社會的形態分離開來而加以考察。

那末，一般地勞動是什麼呢？

“勞動首先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一過程，在這過程之中，人類由他自己的行為去媒介，調節並規制他自己與自然之間的材料交換，人類以一自然力的資格而對立於自然素材。為要在可供他自身的

生活使用的形態去占有自然素材起見，人類纔運動那屬於他自己的身體之自然力，即腕與腳，手與頭。在這運動中，人類一方面向外部自然施展作用使之變更；他方面，他自身的性質同時亦因活動底影響而起變化；他使睡着於身中的潛勢力展開起來，而把這等勢力之活動統制於他自身的支配底下。”——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四〇頁。

這樣，勞動過程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一個過程，是人類生存底永久的先提條件，而與一切的社會形態沒有絲毫的關係。這勞動過程底要素是勞動自身，勞動對象及勞動手段。

勞動對象是勞動施展作用之對象，其中有只從地球用勞動去分離出來的自然對象，即從水中所捕獲的魚類，從原始森林中所採伐的木材，從蘊脈中所取出的粗鐵等；還有曾一度被加工過的勞動之原料。

所謂勞動手段就是勞動者自身與勞動對象之間，勞動者用以傳達自己的活動於勞動對象時所必要的物件或此物件之複合體。勞動手段底全部

大都都是勞動底生產物。勞動手段添加到人們底身體諸器官上，使天然具備的體格延長擴大起來；但其製造是只限於人類，其他的動物是沒有的。法蘭克林以人類為“製造器具之動物”就是指出此地所說的特徵。要認識已經滅亡了的動物種屬底身體組織，最重要的是先知悉其遺骨之構造；同樣，知悉勞動手段底遺物，對於判斷既往的經濟的社會形態是一個重要的端緒。

“造出了的東西不能區別經濟上的時代，怎樣地，用什麼的勞動手段造出來的，纔是區別經濟上的時代之標則。勞動手段不但是人類底勞動力之發達底計度器，而且為營着勞動的社會的關係底指示器。”——同上第一四二頁。

人類由勞動手段底助力使勞動對象起一種豫定的變化，其結果產生出來有一定的使用價值的生產物。這個過程就是勞動過程。而此過程從其結果的生產物底見地去觀察，則此地所說的勞動手段與勞動對象就成為生產手段，而勞動自身就成為生產的勞動了。

在勞動過程中，勞動是被消費掉的，同時勞動對象與勞動手段亦被利用及消費；所以在這意義上講，生產過程同時就是消費過程，生產就是消費。但是這樣的生產的消費和個人的消費在下述的一點上是有區別的，即個人的消費是使生產物當作活着的個個人底生活手段而被消費完了，而生產的消費却是當作實現生產物的勞動力底生活手段而被消費的。

以上是勞動過程底一般的性質，不向勞動爲他自身或爲資本家去勞動，對於這事實本身是沒有什麼區別的。但是資本家僱傭勞動者而使之消費勞動力於勞動行程之時，却有下述的二種特徵：

第一，勞動者在資本家底管理下去勞動，

第二，生產物歸屬於資本家底所有而與直接的生產者的勞動者沒有關係。

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祇支付其勞動力之價值，他完全有使用一定時間的（例若一天）勞動力之權利，這好像與其他的一切的商品購買者有使用其所購買了的商品之權利一樣。勞動者自走入於

資本家底工場之瞬時以後，他底勞動力之使用價值就完全屬於資本家了。資本家購入勞動力與生產手段而投之於生產過程中，以生產他自身的生產物。

這樣地所生產出來的生產物就是像棉絲毛織物等一樣的使用價值。但這樣的使用價值自身對於資本家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在商品生產之下所生產出來的使用價值只因牠是交換價值底負荷者纔被珍重視的。資本家要重大視的問題只有下述二點：

第一，他是以生產出有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即以生產能販賣掉的商品為目的的。

第二，他是以生產出比生產時所要的諸商品（勞動手段及勞動力）之價值底總額較高的價值的商品為目的的。

“他不只要想生產使用價值，而要生產商品；不只要生產使用價值，而要生產出價值；更不只是價值，還要生產剩餘價值。”——同上第四九頁。

因此，商品生產在這裏便成為中心的問題。我



們以上所考察的是偏於一方面的，從各方面去分析了以後，然後纔能把握現象底本質。

前面已經說過，商品自身是使用價值與價值底統一物，同樣，商品底生產過程也不得不是勞動過程與價值形成過程底統一。因此，我們應從生產過程底另一方面即價值形成過程一方面去觀察。

商品底價值是被決定於其生產時社會地所必要的勞動底分量；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這個事實同時可以適用於勞動過程底結果而賦給於資本家的生產物。如此，我們首先有考察那對象化於這生產物的勞動之必要。

依照我們底假定，資本家是如價值地買入商品即生產手段與勞動力。現假定我們的資本家是一個生產棉絲的紡績業者。為生產十斤的棉絲，假定要含有二十時間的勞動的棉花，含有四時間的勞動的紡錘及六時間的勞動。那末，為生產十斤的棉絲所需要的總勞動時間，因而其價值合計是三十時間。更在他方面假定以純金二分為一元，而其生產時所要的勞動時間為二時間；那末。十斤的

棉絲底價值爲十五元了。我們底紡織資本家爲生產十五元的棉絲，應支出十元於棉花，二元於紡錘，三元於勞動。他投下了十五元的資本而獲得了十五元的生產物。彼此相抵，可說一些也沒有生產出什麼剩餘價值。這樣，資本家一點也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目的了。

然則，資本家怎樣地造出剩餘價值，怎樣地達到他底目的呢？沒有什麼神祕的法術，他只是利用勞動力這商品底特殊的性質而已。

勞動力底日價值爲三元，因爲勞動力自身之中對象化着六時間的勞動；換言之，爲生產一日分的勞動力底生產所必需的生活手段是要六時間。但是內含於勞動力底過去的勞動與由勞動力所能給予的活的勞動，換言之，勞動力底日日的保存費與日日的支出是二種完全不同的量，前者決定勞動力底交換價值，後者則爲形成勞動力底使用價值底東西。因此，勞動者要活着二十四時間；雖只要半日分的勞動就可維持下去，然而這却不能妨害使他整日地去勞動的。資本家是有儘量地

利用他所買入的勞動力這商品底使用價值之充分的權利，一如他利用其他的諸商品一樣。

資本家當然熟知這個情形；他不祇使勞動者勞動六時間，却使他勞動十二點鐘。可是二倍了勞動時間，若不顧及其他事情，則其他的生產手段亦非二倍起來不可，於是生產物亦增加到二倍了。依上面之例，則這一次是生產了三十元的棉絲了；然而這裏所要的棉花是二倍於前一次，所以是二十元，紡錘方面同樣也增加至四元，但勞動力却仍舊是三元。因此，除收付過却生產出了三元的剩餘價值。

若使價值形成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相比較，就可知道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延長了一定限界以上的價值形成過程。換言之，資本家所支出的勞動力底價值被新的等價所補充起來的過程是價值形成過程，延長這補充點以上的是價值增殖過程。

如此，我們先從勞動過程方面觀察的結果，曉得生產過程這東西一方面就是生產使用價值之過程；同時更從價值形成底方面來分析的結果，曉

得這裏還有價值形成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之區別了。所以，馬氏這樣說的時候，即“生產過程看作勞動過程與價值形成過程底統一之時是商品底生產過程，看作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底統一之時是商品生產底資本家的形態。”（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六〇頁）我們是很能理會的了。

#### 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

生產手段與勞動力在生產物底價值形成上有相互不同的關係，我們已經說過了。不過，這不同的根本點在什麼地方的問題我們還未曾論及。所以，現在以這為問題。

生產手段這東西在生產過程中不會消失牠底價值，反是使牠自身的價值原本地移轉到新的生產物上去的；反於此，勞動力却是不同的，牠添加到一種新的價值於勞動對象之中。而此舊價值之移轉與新價值之添加是在勞動過程中發生的，就是勞動自身將生產手段轉化於新的生產物之時同時地遂行起來的東西。因為，勞動在一方面是能生

產出一定的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同時在他方面牠是形成價值底抽象的勞動；勞動有這樣的二重性，所以發生上述那樣的現象。

用例來說：紡績工只有由紡來添加價值於生產物；紡織工底勞動對象之棉花在這過程中消滅其原有的形態，但這原有的形態底消滅不過是為再現出新的使用價值即綿布的形態而纔歸消滅的。然而本為生產出棉花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是從新地為生產綿絲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之一部分，所以勞動者因從事紡績這有用的勞動底結果，原本地將生產手段的棉花底價值移轉於新的生產物綿布之中了。

勞動者底特殊的生產的勞動若不是紡織，則棉花不能轉化而為綿布，因而棉花與紡錘底價值不能移轉到綿絲去了。但這同一的勞動者雖變更了他底職業而為一個木匠，他亦能由他一日的勞動而添加價值於新的材料之上。為什麼呢？因為他之所以能形成價值不在於他底特殊的生產的勞動，即紡織勞動或木工勞動等的殊別的勞動，而在

於他底抽象的一般的社會的勞動；換言之，他能添加一定量的價值的，不是因為他底勞動是有特殊的有用的性質，而是他底勞動繼續了一定的時間之結果。要之，紡績工底勞動以其抽象的一般的資格，即當作人的勞動力底支出而作用之時，纔添加一種新的價值於棉花及紡錘底價值之中，又以紡績勞動底具體的特殊的有用的資格而作用之時，移轉這種種的生產手段底價值於新的生產物之中。所謂在同一的期間而發生勞動底二重的結果的理由就在於此。

生產手段底價值移轉於勞動生產物底式樣因生產手段底種類而異其趨。

例如，當作燃料而被使用的煤炭在生產過程裏是無影無踪地全歸消失的，但如染料則祇消失其獨立底存在而仍殘留其特色於生產物之中。原料形成生產物底實體，但要變化牠自身本來的形態。這等原料及助成材料都當作使用價值而被投入於勞動進程之時就要消滅其固有獨立的形態，因而牠們底價值都被移轉於生產物之中的。不過，

若以嚴密的意義上所謂的勞動手段，例如機械，器具，工場建築物等，則維持着牠們各自的本來的形態，在勞動過程中常被利用，至最後喪失了牠們底使用價值而被丟棄了之時，大體上亦仍保持其本來的形態。像這樣的勞動手段在每回的勞動過程中喪失其使用價值底一部分，而移轉其價值底一部分於生產物之中。例如，假若一個紡績機械約十年而終止其使用性，則在這十年間的勞動過程裏將牠底價值之全部都移轉於這期間內所造出的生產物之中。一定的勞動手段在勞動過程裏能使用至幾回之事，猶如人壽保險公司計算人底平均年齡一樣，不，更正確地說，可由經驗而知悉的。這樣，無論那種類的勞動手段底魔滅都可計算的；可以曉得勞動手段每天失掉多少使用價值，與此相應地每天移轉多少價值於生產物。

生產手段真實地被消費了的不過是牠底使用價值，而勞動則由消費這使用價值纔使生產物生產出來。因此，生產手段底價值是被保存起來的，所差的不過是從舊的使用價值而移轉到新的使用

價值，並未消費了牠底價值本身。

但是，勞動過程中的主觀的要素之勞動力却與上述的情形極不相同。因為勞動在其適合於一定的目的之特殊之形態裏，將生產手段底價值保存及移轉於生產物之各瞬時，就形成着一種追加的新的價值。假如勞動者生產出一個與自己的勞動力底價值相等的等價物，那如由六時間的勞動而附加三元之價值之點而言，縱令生產過程突然中止起來，而這新價值仍不失為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之唯一的價值。當然的，這價值在營利的資本家的社會中不外是相當於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時所先付的貨幣之再生產，然而我們不能否認牠是從新地現實地產生出來的價值。

但，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的，勞動時間是被延長到勞動力底價值之再生產底限度以上的。例如，勞動力底價值之再生產只要六時間就十足了的時候，而實際的勞動却被延長至十二時間，其結果不但再生產出勞動力底價值，而且還生產出其以上的剩餘價值。



我們在上面把勞動過程中的種種的要素在形成生產物底價值時所演着的任務說明了。在這說明之中，實際上已經把資本自身在其價值增殖過程中之各種構成分之機能表徵出來了。馬克思從這樣的見地分資本為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之二種。其言如下：

“轉化為生產手段，即原料，助成材料及勞動手段之資本底部分在生產過程裏不變化其價值之大小，因此，我名之謂不變的資本部分，或簡稱為不變資本。

“反於此，轉化為勞動力之資本底部分在生產過程裏變化其價值。牠再生產出牠自身的等價，更生產出一種超過分，即剩餘價值。而此剩餘價值自身又能變化的，即能小亦能大的。資本底這部分是不斷地從不變的量轉化到可變的是。因此，我稱之為可變的資本部分，或簡稱為可變資本。”——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七一頁。

剩餘價值率：

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底比率謂之剩餘價值率。

若勞動者底一天的生活手段底價值平均地可被六時間的對象化了的勞動所代表，則他為生產這價值每天不得平均地勞動六時間；這個若勞動者不為資本家，而為自身去勞動之時，亦是同樣不變的。馬克思稱再生產出這勞動力之價值的時間為必要的勞動時間，在其持續中所支出的勞動謂之必要的勞動。而所謂必要有二種意義，即“從勞動者底立場來觀察這勞動，因他底勞動不向社會的形態如何而獨立地存在的緣故，謂之必要，又對於資本與其世界，則勞動者底不斷的生存是其基礎，故又謂之必要。”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七八頁。

勞動過程底第二的期間——即勞動者強被勞動至必要的勞動以上的部分，——也要求勞動者去勞動，去支出他勞動力，然而這一勞動對於勞動者自身却不曾形成什麼價值；這一勞動只不過為資本家形成剩餘價值而已。馬克思因此稱這個勞動日底部分謂剩餘勞動時間，在這時間中所支出

的勞動謂之剩餘勞動。剩餘勞動與必要勞動之比等於剩餘價值與可變資本之比，因而剩餘價值率可以由剩餘勞動與必要勞動之比而表示出來。即

$$\text{剩餘價值率} = \frac{\text{剩餘價值}}{\text{可變資本}} = \frac{\text{剩餘勞動}}{\text{必要勞動}}$$

價值是勞動時間底單單的凝結體，因而剩餘價值同樣地亦是剩餘勞動時間之單單的凝結體。所以，榨取直接的生產者之剩餘勞動，因而剩餘價值底形態如何是區別經濟的社會形態底指南針。所謂勞銀勞動制的社會與奴隸制的社會等底區別皆以此為標準而名命的東西。

勞動時間底延長：

合必要勞動時間與剩餘勞動時間為一日的勞動時間，即謂勞動日。在一定的事情之下，即勞動生產力底程度，勞動者階級底欲望等皆為一定的時候，則必要勞動時間是一定不變的。在前面我們所假定的是六時間。在無論怎麼樣的生產方法之下，一日的勞動時間不能縮小到必要勞動時間

以下的。

資本家的生產是專以獲得剩餘價值為目的的，所以資本家底全努力是儘量地傾注於想從勞動者榨取較多的剩餘勞動，因而他對於一日的勞動時間是儘可能地去延長牠的。從資本家的立場來看，若是可能的話，則他定要勞動者不分晝夜地去勞動二十四時間。然而這樣的過長的勞動是不能承續下去的，這或許會使資本家發出嘆聲。因為勞動力是活着的勞動者所固有的，我們不能把牠繼續不息地使用到一定的限度以上，否則，不可抗力的身體底疲勞和過度的衰弱會使勞動者底生命發生危險的。

但是，勞動力這商品底購買者的資本家要想儘量地利用勞動力這商品底使用價值，縱令縮短其四十年的壽命到二十年亦所不惜的去酷使勞動者可說是資本家底天性，資本家本來就不管什麼別的事物的，他祇以如何纔能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為唯一的目標。所以，各國的勞動者底壽命統計都表示出勞動者階級底平均壽命與其他的階級底

相比是非常之短小的。資本家支出勞動者以一日分的價值，實際上却強制他勞動至二日分或三日分之多。

勞動力底購買者想儘可能地去延長勞動時間；反於此，勞動力底販賣者亦想儘可能地去短縮勞動時間；這二個對立結局使二者發生鬥爭。因此，勞資鬥爭可說是資本主義底內在的必然的產物；短縮勞動時間的鬥爭與提高勞銀底鬥爭皆為近代勞動者階級底最初步的鬥爭；然這初步的鬥爭却又有極重大的歷史的意義。因為，這是勞動者底階級的結合之主要的原動力。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在哲學底貧困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大產業將互相不曾認識的許多人集合於一處。因利害之不同而使他互相競爭，互相分裂。然而為維持勞銀，那他們為對抗他們底主人這個共同利益，復使他們在這同一的對抗底思想之下結合起來，這就是團結。所以團結常有二重的目的：那為對資本家施行全體的競爭起見而廢止他們自己相互間的競爭。

“經濟的諸條件開始就使國民的多數轉化為勞動者了，資本底支配使這等大衆有一共同的地位，共同的諸種利害。所以，這樣的大衆對於資本已成為一階級了；然而他們對於他們自己還不會形成於階級。在我們所舉示了的二三的局面底鬥爭之間，這等大衆纔結合起來，終至於對於他們自身亦形成為一階級了。如此，他們所防衛的利益便成為階級底利益。”——哲學底貧困，第二一六至七頁。

各國底標準勞動日之規定就是由這樣的大衆的鬥爭所獲得的果實，並不是資本家底什麼大慈大悲的良心發現了的結果纔見施行的東西。

這鬥爭在資本主義的古典國英吉利發生最早而且發展最速。當著述資本論而首以英國底經濟事情為基礎的馬克思，決不會漠視了英國底勞動者之多年的這種鬥爭。即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勞動日”之章，依英國的新聞，議會底討論及調查委員會，工場監督底報告等克明地描寫了英國勞動者階級為勞動時間之延長所受的苦惱的歷史與為

製定標準的勞動日而惡戰苦鬥的歷史之後，這樣地說着：

“標準勞動日底創造是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之間的彌久的而多少地隱蔽了的市民戰爭底產物。這抗爭開始於近代產業的領域，所以最初出演於英吉利。英吉利的工場勞動者不但是英吉利勞動階級，而且是近代勞動者階級一般底選手 Champion。”——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六三頁。

絕對的剩餘價值與相對的剩餘價值：

以上的說明中我們假定着必要勞動時間是不變的；實際上在一定生產條件之下，牠是一定不變的量。因此，以一日的必要勞動時間為六時間，而勞動者則於這六時間之外更被強制地勞動二時間，三時間，四時間，五時間或六時間。這樣的剩餘勞動時間的量決定剩餘價值率及勞動日之大小，關於這點前節已經說明過了。

“但是勞動日不能無制限地被延長下去的，資本家要想延長勞動日之努力，首先在勞動者底衰

弱上發見其自然的制限，其次在勞動者是一個要求自由的活動的人之事實中發見其道德的制限，最後，因種種的事情底必要，發生國家自己來制定勞動日之事實而發見其政治的制限。”——哥芝基著資本論解說第一二二頁。

如此，因種種的事情，假定勞動時間到達了不能再行延長了的限界；茲以此限界為十二時間，以必要的勞動為六時間，則剩餘勞動時間亦為六時間，因而剩餘價值率為一〇〇拍生鐵。不過，資本家還更想延長剩餘勞動時間，更想增高剩餘價值率，那末，若不將十二時間的勞動日再行延長以外，還有沒有什麼法子呢？

方法是極簡單的，即將六時間的必要勞動時間縮短至四時間就可達得目的的。因為這樣一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剩餘勞動時間就能從六時間而延長到八時間；雖一日的勞動時間仍是照舊，而剩餘價值率則已一躍而為二〇〇拍生鐵了。

馬克思以延長勞動日而產生的剩餘價值為絕對的剩餘價值；反之，從短縮必要勞動時間所發生



的必要勞動時間與剩餘勞動時間之間的量底比例之變化而產生的剩餘價值為相對的剩餘價值。

相對的剩餘價值之產生實際上祇有由減低勞銀纔能成就的；而個個的資本家也正在不撓不屈地努力於如何去減低勞銀這問題。但是我們在這書裏不願深入這個問題；我們仍以一切的商品，因而勞動力亦在其中，皆以等價地互相交換着之假定為前提。從這個假定來考察，則勞動力底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必要勞動時間）不必要去減低勞動者所得的勞銀至其價值以下纔被縮短，却可由勞動力自身減低價值而被縮短的，而且事實上也只有這一個方法。

要減低勞動力底價值，於是有減低那決定勞動力底價值之生產物，即勞動者底生活手段底價值之必要了。以必要勞動時間為六時間之意義是因為勞動者底生活手段要用六時間的勞動纔能生產出來的緣故；所以現在為使必要勞動時間減低至四時間起見，則同樣的生活手段要能用四時間的勞動即可生產，即生產這種生活手段的產業部

門之生產力應有這個限度的增進之必要。

然而勞動底生產力底增進只能從生產方法底變化，即改良及發明勞動手段及勞動方法方為可能。因此，相對的剩餘價值之生產在這裏結局是以生產方法底變革為前提的。

生產方法底這樣的變革及完成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底下是自然而必然的事實。當然的，個個的資本家不必一定要意識這樣的事實，即愈能廉價地去生產商品，則勞動力底價值愈能低下，因而若其他的事情如無變化，則剩餘價值可以愈加增大起來。資本家雖然沒有這樣明確的理解，然因資本家的經濟生活底自由競爭，優勝劣敗的事實，使他不得不繼續地去變革——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生產方法了。

“所以，為使商品廉價起來，又因此亦可使勞動者底價值便宜起見，資本於是有促進勞動底生產力之內在的衝動與持續的傾向，”——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八四頁。

資本家因勞動底生產力之發展能夠節省勞

動，不過這個節省當然不是以短縮勞動時間爲目的的，亦即不是以減輕勞動者底苦痛爲目的的，資本家的經濟學者 J. S. Mill 亦明白地認識這回事的，他說：“到現在爲止所成就了的諸發明，究竟有沒有減輕一些人類底勞苦，實在是一個疑問。國民底大多數依舊過着不潔的像牢獄一樣的生活。”所以資本家只要能縮短爲生產一定量的商品所要的勞動時間就算達到了他自身的目的，其餘的事情是不關他的。

勞動底生產力之增進的結果，例如勞動者在一時間之內能生產出比從前多十倍量的商品，這樣可以減低爲生產各個的商品所要的勞動時間至十分之一了。但是這樣的事實不能使資本家放棄他使勞動者依然與從前相同地勞動十二時間而爲他生產一千二百個的商品之營利心。不，這正是資本家底最大的目的。同時，他還是儘可能地想使勞動時間延長至十四時間而爲他生產一千四百個的商品。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下，勞動底生產力之增進只有以儘可能地去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延

---

長無報酬地爲資本家勞動的剩餘勞動時間爲目的的。因此，我們想在次章研究生產方法實際上是怎樣地變革過來的事實。

## 第五 章

### 生產方法底變革

協業——協業底利益——資本家的協業——分業及工場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底特徵——工場手工業底資本家的性質——機械——機械經營波及於勞動者之影響——工廠——小工廠底滅亡——工場法

協業：

無論絕對的或相對的剩餘價值，要使牠增加的時候，實際上都伴隨着勞動底生產力之某程度的增加。因此，要理解勞動底生產力之增加，我們有考察資本家的生產底發展之必要了。

所謂資本家的生產其開始形態是怎麼樣的東西呢？牠是從同一的個個的資本同時地使用了多數的勞動者，擴大了勞動過程底範圍，生產出大量的生產物之時方纔開始的東西。

“比較多數的勞動者在同一時候，同一地方（或可說在同一的勞動領域中）為生產同一的商品種類起見，同在同一的資本底指揮下從事勞動的事實，歷史地，概念地，皆為形成資本家的生產底出發點。”——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八六頁。

從生產方法自身上講，即從用怎樣的勞動手段去生產這一點講，除了由同一的資本去使用多數的勞動者的事實以外，初期的工場手工業與同業組合的手工業差不多沒有其他的區別；只不過

擴大了同業組合的師父底工作場而已。

所謂協業就是在這初期的工場手工業裏開始的；牠底意義是：“在同一的生產過程，又或在種種的，但互有關聯的生產過程中，計畫地互相協力而勞動着的多數者底勞動之形態。”但是，一切的事實都相同的，協業在最初的時候也是很簡單的，牠底複雜的形態是由後來漸次發展轉化出來的。所以我們先從簡單的協業說起。

協業這東西決不是資本家的生產所特有的現象，牠在人類文化底黎明時代就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例如原始的狩獵民族，印度的共同社會底農業，古代亞希利(Assyria)巴比倫(Babylonia)的時代，埃及的王政時代，都有了這種協業底原形。但是，我們不能以牠是一個同是協業，就忘却了其內面的本質的不同之處。古代的協業底基礎有的在於生產手段底共有，有的在於種族的紐帶底束縛，亦有基立於直接的主從關係——奴隸制度——之上的；這些都與以勞銀勞動者為基礎的資本家的協業大有差異的地方。但是根本地言之，

資本家的協業亦不過是協業底歷史發展之一形態；不過資本家的協業歷史地因為是與孤立的農民經濟及獨立的手工業經營對立地發展起來的東西，所以一見地就好像是固有於資本家的生產底歷史的形態似的了。

協業是這樣的東西已經明白了以後，我們當再舉幾個實例來說明。當建造家屋要用大材木而不能以一人或二人之力所能搬運的時候，合併許多人的力量而拖曳起來的就是一個協業之例；或者泥水匠底傳通磚瓦，由甲至乙，乙至丙，丙至丁……順次地運送的方法也是一種協業；又或漁夫用許多人去捕魚，許多的農夫之一齊的割稻刈麥等等，都是其例。他如在排水，築堤，灌溉，道路，鐵道等等的築造之際，也在在用着或大或小的規模的協業。

協業底利益：

我們用列舉的方法來說明協業的利益：

一， 勞動方法縱令是同樣的但若比較的多



數的勞動者同時地從事同一的工作，則多數的人們所作工的屋宇，原料的置放所，及多數的人們同時地或交替地所使用的種種的勞動手段，簡言之，生產手段底一部分可供共同的消費。而這生產手段底節約有二重的意義：即一方面因共同地使用生產手段，所以能夠充分地利用這生產手段底使用價值；他方面，雖擴大了生產規模，但仍可用相對地微小的價值的生產手段去進行工作。

二，多數的力的結合能產生一種與個個的力的合計不相同的集合力的生產力。我們可在多數人操作起重或其他的搬運工作時去觀取這種事實。

三，多數的勞動者集合於同一的地方而勞動的時候，即從社會的接觸而講，已可發生一種競爭心而增加能率；因為社會的動物的人類由這樣的社會的接觸就能夠發生授受種種相互的刺戟與反應，而發生競上爭高的動機。

四，多數的人們同時地協力起來幹同一的或同種類的勞動之時，各人底個個的勞動當作總勞

動底一部分，因協業底結果，勞動對象物可較迅速地通過牠應經過的勞動過程之各個階段，而各個人就代表這一定的各階段。譬如以搬運上述的磚瓦爲例，則各個人所營的勞動就是代表這勞動過程中的一階段。這時候，他們各人的作業完成總作業底互相連續的各部分，即各人代表磚瓦在勞動過程中所應通過的特殊的階段；而且比各個人各自上下於足架以完成單一的勞動過程時可以迅速地達到目的地；即勞動對象的磚瓦可在比較的短時期間通過同一的距離。

五 在若干的生產部門，有一時地不得不趕緊結束的必要，例如剪一羣羊底羊毛，刈幾十百畝的稻麥的時候，作業底開始與終結之時間底長短，大有影響生產物底質和量；所以在這時候，只有多數人的協業才能奏效。

上面所述是不曾顧及經濟的社會形態，祇以協業一般爲問題的。以下我們當進一步分析資本家的協業。

### 資本家的協業：

資本家的協業底成立是以有一定資本底資本家底存在為前提條件。因為協業要勞動者集合於一定的處所，而使此離開了生產手段之所有底勞銀勞動者集合於生產過程，又必需為支給這勞銀勞動者一日分或一週分等的勞銀先行集合於資本家底囊中。勞銀即可變資本既要集合於資本家底囊中，同樣的所謂不變資本亦非早行集中起來不可的。因此，協業底大小即生產規模底大小是被決定於各個資本家為購買勞動力及購買生產手段所能支出的資本之大小。

而且資本家的協業本來是大規模的社會的勞動，所以技術上不可或缺的指揮者底任務格外有特殊的性質。

“首先，資本儘可能地去大大的增殖自己，這就是說儘可能地去生產大的剩餘價值，因而由資本家儘可能地去榨取更多的勞動力，這就是資本家的生產過程底推進的動機，決定的目的。勞動者底反抗隨着同時地作工的勞動者底數量的增大而

增大起來，同時爲克服他們底反抗之資本家底壓迫也增大起來了。資本家底指導不單是起因於社會的勞動過程底性質所發生的及專屬於這過程之特殊的機能，牠（資本家底指導——筆者）同時又演着榨取社會的勞動過程之機能，因而牠要被榨取者與其榨取底材料（即勞動者——筆者）間的不可避免的對立所制約的。同樣，隨生產手段——這在勞銀勞動者看來是他人底財產而且對立於自己的，——底範圍之增大，爲適當地使用生產手段起見，於是管理底必要也增大起來了。加之，所謂勞銀勞動者底協業不外是同時地使用着勞動者的資本之單純的作用。勞動者底機能底聯絡和當作生產的總體的勞動者底統一是在他們（勞動者——筆者）底外部，即在於集合他們而不使分散起來的資本之中。勞動者底勞動之聯絡因此觀念地是資本家底計畫，實際地是資本家底權威——即當作使他們底行爲從屬於資本家底目的的外部的意志底權威，——而對立於勞動者。”——資本論第一卷第二九五至二九六頁。

資本家的指導是這樣專制的東西；且此專制主義隨大規模的協業底發展具備了特殊的形態。資本家一經蓄積了一定量的資本之後，就馬上解除了自己的手工勞動。到了現在，他也同樣地將他自己從前對於各勞動者及其集團之直接的監督底機能委置於特殊的勞銀勞動者，經理員，工頭，班長等了。這等人代替資本家，用資本底名義，在勞動過程底進行中命令及指揮一切事宜。一方面勞動者一旦販賣了勞動力而投身於勞動過程之時，就馬上失去了他自己的獨立的存在。勞動者以社會的勞動者去展開的生產力現在變為資本底生產力了。所以，簡單的協業是資本家的生產底出發點。

#### 分業與工場手工業：

簡單的協業發展了以後變為分業的協業。這在工場手工業上取着最顯著的形態。所謂工場手工業是“尚未達到用機械去經營的近世大工業的工業，但已經不是中世的職人的工業，也不是家內

工業的工業。”——哲學底貧困。簡單的協業不是構成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底發展階段底固定的，特徵的形態；然這基立於分業的協業大體上却為自第十六世紀中葉至第十八世紀的七十年代之間的全工場手工業時代之資本家的生產過程底特徵的形態。

這種工場手工業從二重的方法發生出來，即第一，在獨立的手工業的時候，一個生產物在牠到達最後的完成狀態之前，都是由各種的獨立的手工業者所加工製造的；現在將這樣的各自獨立的手工業者集合於同一的資本家底指揮之下及同一的作業場之中來製造生產物；這就是工場手工業發生出來的一個方法。譬如要造一具四輪馬車，在從前手工業時代，則是由經過車匠，馬具匠，裁縫師，製鎖工，製帶工，緣飾製工，玻璃製造工，畫師，塗飾工等等各自獨立的許多的手工業者之手所製造出來的；這種種的手工業者當然不僅僅製造這四輪馬車底部分品，他們在其各自的專門的範圍之中也曾做着其他的工作。但他們一經資本家底

雇傭而被給合於同一的工場手工業之後，却失去了他們從前的獨立的手工業的存在，同時在從前能做的手工業底全範圍之工作底習慣與能力也失却了；自此以後，他們只能互相協力地去製造馬車底一部分了。

工場手工業底另一的起源，却與上述的方法相反的。第一的方法是由各種不同的手工業者集合於同一的作業場而發生的，第二的方法却是由集合了的同種的勞動者底分工而發生的。即像紙，活版，或針的製造等，本來做着同一或同種類的勞動之多數的手工業者被同一的資本，同時在同一的作業場所雇傭了以後所發生的東西。最初，他們依照舊來的手工業的方法，各自用一人之力來製造全商品，因而獨自地遂行着對於生產出全商品之製造所必要的各種不同的作業。但由偶然的事情，例如一時有不得不供給多量的商品的時候，作業不得不分割起來，個別化起來了；那不得不將全作業底不同的部分分割於各種不同的手工業者之間，而由全體手工業者底協業同時地去完成全作

業了。作業底這樣的區分最初是純由於偶然的事情，在返覆應用之中，發揮了這樣的區分之獨特的長所，於是便次第變成爲組織的分業。

所以，工場手工業在一方面是起源於各種不同的獨立的手工業底合同，他方面是從歸屬於同一的手工業中的不同的作業分割於各不相同的勞動者之間所發生的東西。

無論牠的發生原因是怎麼樣，工場手工業底基礎依然是手工業；所以作業底成績如何是被個個的勞動者底能力，熟練程度，迅速，確實等等所左右的。但工場手工業在其基立於分業的協業之一點上看來，已經有了舊來的手工業所不能得到的許多的特徵和長所，並且勞動生產力亦顯著地增高了。

工場手工業底特徵：

一， 因爲個個的勞動者終身做着單一的作業，全身自動地化作這作業底特殊的器官，因而能於些小時間內生產較多的生產物。



二，時常反復着同一的局限了的行爲，堆積集中注意的經驗，於是有考案以最小的努力達得最大的效果爲目的的方法之能力，因此可以改善勞動方法。

三，製造一個完成品要順次地從事種種不同的作業之手工業者，當他變更一次作業，就不得不變更地位或所用的工具；然在工場手工業則因分業底結果，上述的必要可以縮少了，一意專心地集中自己的努力於作業方面，所以可以增高勞動底生產力。

四，勞動底生產力不僅依存於勞動者底熟練，亦依存於工具之完成程度。手工業者在種種的勞動過程裏使用着同種類的工具；又在同一的勞動過程中也使用同一的工具於種種的作業之上。但自工場手工業發達起來，從前屬於同一的勞動過程中的種種的作業被分別開離了，各個的部分的作業由部分勞動者各自採取了一種適當的特殊形態以後，從前有用於種種的目的的工具於是有了變更之必要了；因爲由種種的經驗已經飽嘗了

使用同一的工具於種種的目的之困難情形。勞動工具於是分化了，即同一種類的工具祇適用於各個特殊的利用而取着一種特殊的固定的形態。勞動工具底這樣的分化以及其專門化是工場手工業底特色。這樣，工場手工業的時代為使勞動工具能順應於部分勞動者底排他的特殊的機能而漸次地單純化，改良及多樣化起來了。這同時又為由單純的工具底結合而成機械之物質的條件。

#### 工場手工業底資本家的性質：

比較地多數的勞動者受同一的資本家底指揮而生產的事實是協業一般底出發點，同時也是工場手工業底自然發生的出發點。在工場手工業的分業裏，被使用的勞動者數底增大不但有技術上的必要，即資本家為要從這分業獲得更多的利益起見，也有增加勞動者數之必要的。然而資本底可變部分之增大，不變資本也同時不得不增大起來的。所以，個個的資本家底囊中的資本底最低量之增大，社會的生活資料及生產手段底資本化，實為

根基於工場手工業底技術的性質之一法則，

與在簡單的協業相同的，在工場手工業上亦因資本去結合并支配個個的勞動者之結果，勞動底生產力當作了資本底生產力表白出來了。而且，更純粹的工場手工業不但使從前獨立着的勞動者從屬於資本底命令和規律之下，而且更在勞動者自身之中作出階段的組織。因在同一的勞動過程內的個個的作業，有較複雜的和較單純的東西，因而勞動力底價值亦隨之而不同故。手工業時代所不能看到的熟練勞動者與不熟練勞動者底區別方纔在這裏發生出來了。所謂分業底弊害在這工場手工業時代是最顯著地曝露出來了。

“使人類底身心發生某程度的萎縮之事實，即就社會全般上的分業講也是不能避免的現象。然在工場手工業的時代，勞動諸部門底這樣的社會的分裂更加進了步武，同時這時代特有的分業又開始從根本侵害個人底生命，所以工場手工業的時代又是最初供給材料和刺戟給產業病理學的東西。”——資本論第一卷第三二八頁。

不過如前述似的，工場手工業底基礎是手工業，使用着工具的部分的勞動者底熟練程度是牠的根本。所以，雖在工場手工業爲資本家的生產之支配的形態底時代，不熟練勞動者底數量却不曾有著大的增加，婦人和兒童底勞動亦因成年男子勞動者底反抗而被制限着的。工場手工業底這樣的狹隘的技術的基礎由機械底出現而被掃蕩無遺了。機械在一方面掃蕩了那使勞動者一生被拘束於一部分的機能之技術的基礎，同時又在他方面掃蕩了那同樣的原則課賦於資本底支配之諸種的制限。

機械：

“彌爾 J.S. Mill 在其著書‘經濟原論’之中這樣說着：‘從來的一切的機械的發明究竟有否減輕過人們的勞苦，實是很可懷疑的。’但減輕人們底勞苦決不是資本主義地使用機械之目的。機械亦與勞動生產力底其他的一切的發達相同，使商品底價值低廉起來，短縮爲勞動者自身所必要的勞

動日的部分，延長無償地為資本家去勞動的勞動日的部分，凡此種種是使用機械之目的，機械是生產出剩餘價值底手段。”——資本論第一卷第三三四頁。

機械底出現方纔使剩餘價值能夠大規模地生產出來，嚴密的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纔發展了。然則，機械究竟是什麼？牠與工具不同之點在那裏？

所謂機械是結合同一或類似的多數的工具，而用單一的動力上運轉的一個機構。

“為產業革命底出發點的機械，是以同時地操縱着同一或類似的多數的工具，且由單一的動力——不問牠底形態是怎樣的——所運轉的機構去代替那處理單一的工具的勞動者。這裏機械開始成立，然尚是當作機械的生產底單純的要素。”——資本論第一卷三三九頁。

在這裏重要的是從工具移轉到一個機構去的事實，換言之，即是工具由機械的裝置而運轉起來的事實；至於運轉牠的東西是人們底力量或是一

個機械底力量都不能使這問題底本質發生任何的變化。

爲說明機械底發達，從觀察發達的機械底構造開始較爲便利。

凡一切發達的機械都由本質不同的三個部分所構成着的。發動機，傳動機及作業機（即工具機）就是。發動機底作用是全機構底原動力，其中有如蒸汽機關，電動機等，牠自身能夠造出動力；又或如水車之奔流，風車之風等受外部既存的自然力底刺戟而發生的東西。傳動機是從振動輪（Schwungrader）動軸（Treibwellen），齒輪，滑車，調節帶等的聯動機而成的東西；牠調節運動，遇必要時可以改變運動的形態，例如從垂直狀轉變到圓狀去，並且傳達運動於作業機之上。作業機是向勞動對象直接施作用的東西。這三個部分中底最重要的爲作業機，前兩者不過將運動傳達給作業機而使牠向勞動對象起予定的目的的變化之作用而已。

機械底三個部分中以作業機爲最重要的事實

即在機械底發展上也可證明的。爲第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底出發點的也是這作業機底發明。當作發動機的蒸汽機關已經在十七世紀的末葉發明出來了的。單只這個是不會喚起什麼產業革命；至十八世紀末所發明的精巧的作業機——紡績機，力織機——反使蒸汽機關有革命之必要了。

爲擴大作業機底範圍及增大作業機中同時所運轉的工具之數量起見，於是有更強力而規則地作用起來的動力之必要了。從來所使用着的種種的方法都不能適合這個要求；例如人力是太微弱的，使用牛馬又因價昂而且範圍不廣，風力是太不定時的而且難於制馭，水力在工場手工業時代雖被廣泛地利用過的，然不能任意去增大牠，不夠的時候也沒有方法去補充牠，而且水力有時會完全涸竭的，又有地方性的缺點。及至世上所稱爲複作用式的瓦特(Watt)底第二的蒸汽機關底發明，方纔從消費石炭與水而作出自己能動的動力，纔有完全在人底控制之下而作用的發動機之出現。而這樣的發動機底發明更促進了其反作用，使作業

機能更進一步的發達，同時使傳動機亦變成爲互於多方面的裝置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中，以雄勁的筆力詳細地敘述着機械及大工業是如何地從工場手工業底內部發展起來的事實。現在引用關於機械的他著中的一節來說明其發達之一斑。

“機械是勞動用具底結合，決不是勞動者對於他自身的勞動底結合。各個特殊的作業因分業之結果而還於各自的一個簡單用具底使用之時，由使用唯一的發動機去運轉凡此一切的用具底結合的就成爲一個機械。簡單的諸工具，這種諸工具底蓄積，合成起來的工具，合成了的工具用一隻手底原動力即用人力去運轉，更進的<sup>用</sup>用自然力去運轉這種種的工具，機械，祇有單一的原動力的機械體系，有原動力的自然裝置的機械體系，——機械是這樣地進步過來的東西。”——哲學底貧困。

這樣漸次地所發明出來的諸機械就是近代大工業底基礎，生產力底長足的增大的根本。



機械經營對於勞動者底直接的影響：

勞動手段底革命是大工業底出發點，而變革了的勞動手段在工場中的整然的機械組織上表示牠底最發展的容姿；所以我們在研究工場之前，先把這勞動手段底革命直接地波及於勞動者底影響觀察一下。

從使人底筋肉的力量沒有多大的必要底方面來觀察，則機械是使用無大力的勞動者即身體的發達尚未成熟的，手足尚是柔弱的勞動之手段。因此“婦人和兒童勞動為資本家的使用機械之最初的言語”。不問男女老幼，忽然之間機械把勞動者底家族一舉而投入於資本底直接的支配下，而成爲增加勞銀勞動者底手段了。

勞動力底價值不僅被個個的勞動者爲維持其生命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所決定，亦由維持他底家族底生命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而決定的事實，我們已在前面說過了。所以，因機械底出現使勞動者家族底全體都可向勞動市場去販賣其勞動力，於是一家族的主人的成年男子底勞動力底價值乃被

分割於他底家族全體之間，他底勞動力底價值遂見減少了。例如，一家四人都去勞動，則為購買這四人底勞動力比以前只購買主人一人的勞動力之時，費用恐怕要增多了的；可是從前只有一勞動日，現在却有四勞動日了；這四勞動日底價格比前誠是增大了的，但與一勞動日的剩餘勞動相較，則四勞動日底剩餘勞動總不至於較少的。勞動者為維持一家底生活，現在四人家族不僅為資本提供勞動，而且不得不提供剩餘勞動。四個人同去勞動，在收入一方雖見多少增大，但為保育兒童不得不找母親底代替者，沒有時間去修理或裁做衣服，勢非買進現成的商品來代替不可了，因此雖有多少的收入增加，同時貨幣支出亦形增加，結局不見寬裕，反而益見貧困起來了。

加之，婦人勞動與兒童勞動底結果，使嬰兒底死亡率增大，使尚未成熟的男女都成為肉體上及道德上的不具者，更使他們底智能萎縮起來而毫無開發的希望。政府底統計雖常誇示其兒童就學率底增高，然實際上則恰恰相反，因為在這統計之

中包含着那因過度的勞動而極度地疲乏了的少年。勞動者在工場內所受的有名無實的義務教育；所以事實上的不就學兒童是非常之多的。

機械及於勞動者底第二影響是勞動時間底延長；尤其是使用機械底初期必然要發生的現象。

“機械是增進勞動底生產力，即短縮為生產商品所必要的時間之最有力的手段；但當作資本底負荷者時，機械最初在牠所作用的產業上，成為去延長勞動日至一切的自然之制限以上的最有力的手段了。一方面牠作出那資本底不斷的傾向可以自由地發動起來的新的條件，他方面又作出那資本對於他人底勞動之熱望更形銳敏起來的新的動機。”——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六七頁。

機械能成為延長勞動時間之手段是依存於機械自身所有的種種的性質。第一，勞動手段底運動及活動在機械組織中對於勞動者是有獨立性的。機械的生產手段若是牠的助手的勞動者沒有一定的自然的制限，牠是有不間斷地繼續去生產之性質的。這個自動機以資本的資格，依着資本家底指

揮，變成爲有意識和意志的東西，且努力想去縮少那反抗的而且有伸縮性的人的自然的制限至於最低的反抗程度。而且機械勞動一見好似非常輕易的緣故，於是可以使用那柔弱的婦女和兒童去縮少勞動者一般底反抗了。

機械更有勢非延長勞動時間之經濟的性質。機械底生產力與工具底生產力相同，牠是與從機械移轉到生產物去的價值底大小成逆比例的。換言之，機械底磨滅愈少，被使用的期間愈長，則生產力爲大，即長時間地去使用一台機械，則由牠所造出的生產物之量將多，因而轉移於個個的生產物中的機械底價值部分必見細少的。但從資本家看來，以每日十六時間去利用一台機械至七年半之久和以每日八時間去利用這台機械至十五年之久的兩件事決不是同一的。在第一的時候，機械底價值是以二倍的速度被再生產出來，又資本家可將在十五年間所能得到的剩餘勞動至要七年半就可得來的。這件事若祇就機械而言，對於資本家自身已有如次的利益了。即第一，機械不僅是因使用

而見磨滅的，即不去使用牠而藏置之時，亦如刀劍之發鏽而自形磨滅的；所以儘可能地在短期中去使用牠反可以縮少其自然的磨滅之損失。第二，機械是不斷地被改良發明的，因而由迅速地利用既有的機械可有不斷地利用新的優良的機械之更多的機會。

因機械而發生的勞動日底延長，當然是要被牠底人的助手的勞動者底疲勞和反抗所拘束的，但這拘束一方因吸收柔弱的婦女勞動者和兒童勞動者，他方因機械而被驅逐出了的“過剩”的勞動者之發生，也不見有多大的效果了。

機械及於勞動者底第三影響是勞動底強度之增進。

機械組織底進步，特殊的機械勞動者這一階級蓄積了其諸種的經驗之後，勞動底速度與其強度因而會自然發生地增進起來的事是自明的。英國在工場生產底初期，勞動日底延長和工場勞動底強度之增進是同時並進的。然而在每日以規則整齊地所反復着的劃一的活動為特色的勞動，勞

動日底延長和勞動底強度是難於一致的。蓋因延長勞動日，則勞動底強度會自然地低減起來的，所以要想增進勞動底強度，勢不得不短縮勞動日了。不但如此，一方面勞動者受忍多年的壓迫和榨取，學習了多年的教訓和經驗，曉得了用團結的力量去對抗資本家來增進自己的生活，於是勞動者階級底反抗次第地強大起來了，資本家和其政府現在也不能一味壓迫了。於是，只得決心地去短縮勞動時間，在大工場中不得不勵行標準勞動日之制度了。如此，由勞動日底延長去增進剩餘價值底生產之方法，資本家也不能妄想了；因此，資本家只有用十分的自愛心去促進機械組織底發展，用以達到他們所期的目的。所謂相對的剩餘價值底生產就是這。（不過在資本攻勢的現在，延長勞動日的方法依然在各國行着，尤其是帝國主義的壓迫下的落後國家的勞動者階級每天的工作時間比英國產業革命時代更多的事實，也是我們所目睹耳聞的。）

同時，相對的剩餘價值底性質亦發生了一種

變化。從來的相對的剩餘價值底生產方法是在於提高生產力，使在同一的勞動時間中以同一的勞動支出去生產較多的生產物。然而現在因勞動日底短縮，事情不得不變化了。即在同一時間中支出較多的勞動，增進勞動力底緊張并勞動密度到現在是有必要了。換言之，在所與的時間之內要包含比前更多的勞動量；例如，從前是一日十二時間的勞動日，現在因短縮的結果，不得不將這等於甚或過於十二時間的勞動量壓縮於十時間勞動日之中。所以勢非使勞動底強度比前增大起來不可了。

這樣的勞動強度底增進方法有二。第一使勞動過程中的節約增大起來，例如採用包工勞銀制度，使比從來較短的期間中流動較多的勞動力。第二是促進機械底發展，例如提高機械底運轉速度，擴大由勞動者所監視的範圍。

因勞動時間底短縮而發現了上述那樣的努力以後，使再度的勞動時間底短縮也獲得了可能的前途。馬克思所謂“勞動日底延長一經法律而被終極地切斷了以後，想以勞動底強度底組織的增進

去填補的并使機械底一切的改善轉化爲更多地吸收勞動力之手段的資本底傾向，會更使勞動時間底再度的短縮不得不成爲不可避的一轉向點去的事實是毫無疑問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八二至三八三頁。

勞動底強度增進之研究在科學的管理法的名稱之下將成爲一個獨立的科學之事實，不是明白地表示出資本家對於這個努力之堅強的決心麼？然而資本家底這樣的試圖會促進再度的勞動時間底短縮之要求，而使榨取剩餘勞動的科學轉化爲勞動者階級解放底武器的不外是勞動者階級底自覺和反抗。

### 工場：

在上面諸節中我們考察了生產方法變革以來的各種情形并述及資本家如何巧妙地利用機械以榨取着勞動力之事實；現在我們來考察機械組織底全體的且最完成的形態的工場之內容。

“自動的工場之抒情詩人俞亞 (Dr. Ure) 這



樣地說明着工場；‘一方面工場’是‘由一個中心動力（原動機）而不斷地運轉着的生產機械底一組織，以努力和熟練去監視這組織之男女男若的種種的勞動者底結合的協業，他方面是‘爲生產共同的對象，不斷地相協力，作用，且從屬於這自動的動力的種種的機械的并知識的器官所構成的龐大的自動組織。這二個表現决不包含着同樣的意義。即在前的表現上，結合的總勞動者的社會的勞動體是爲能動的主體，機械的自動組織不過當作客體而已；在後的表現上，自動組織自身是爲主體，勞動者當作意識的器官而被等置於自動組織底無意識的器官之傍，與後者相結合而隸屬於中心動力之下。要之，前的表現是可適用於機械底一切可能的充用全般的，後的表現是祇能適用於機械底資本家的充用，因而這表示出近世工場制度之特徵。所以，俞亞不祇稱這運動底起點之中心機械爲自動機，他更主張應稱牠爲獨裁機。‘在這等巨大的作業場中，有應召而來的數千的臣下圍列於這寬仁的蒸汽力之傍’。——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八

四至三八五頁。

近世的工場制度底本質在上述的引用中已經是明瞭地表現出來的。機械底利用與機械底資本家的利用之差異是很重大的；非難物質文明的腐儒們應該自己去反省一下。

自從作業機成爲機械以來，爲操縱牠不必要有什麼的熟練程度了。如此，爲工場手工業的分業之基礎的技術的條件現在被排除了，因而工場手工業底特徵的勞動者階級之階段的組織亦歸廢弛了。在大工業中，勞動者不過是機械底看護者，各種的勞動有化爲均等與歸於同一的水準之傾向。從前在部分勞動者之間人爲地所設置的差別現在變成注重年齡與男女之自然的差別了。

工場內當然行着分業。然此分業乃指勞動者被配置於專門化了的諸機械之間的事實及配分勞動者大衆於工場內的諸部門之間的事實而已。他們之間不過營着簡單的協業而已。從前爲工場手工業底特徵的有階段性的勞動者羣現在沒有了，所有的不過是主要的勞動者與若干的助手之結合

而已。如此，現實地向着作業機工作着的勞動者與大都由兒童所構成的爲這等機械勞動者底助手之間現在纔成爲本質的差別了。此外尚有技師，機械工等的監督機械全體與從事於修理機械的若干的人們，然他們不是受過科學的教育的高等勞動者，就是有手工業者底熟練的高等勞動者；無論那一方面都是屬於一般工業勞動者底圈外的人們。

從工具變化到作業機以後，以前的人的分業變成爲機械的分業了。勞動者被均等化了。勞動者只要學得了使他自身的運動適合於自動機底劃一的而連續的運動就夠了。而這樣簡單的事情，是在幼少年代最易於學得的，也是幼小年所最易於學得的，所以工場資本家現在沒有專門地養成那專從事於機械勞動之特殊的勞動者之必要了；無論何時都可在勞動者階級中的年少者之間找尋代替者。

在工場手工業及手工業之時，勞動者使用着工具，在工場時代，勞動者乃是去奉侍機械了。機械勞動使神經組織起極度的疲勞，入抑壓筋肉之

各方面的作用，而束縛心身兩面的一切自由的活動。同時在工場內由資本家造出了像在兵營中的規律，筋肉勞動者與勞動監督者，發生了產業上的兵卒與班長之分業。資本家以私的立法者之資格獨斷地製定苛酷的勞動者取締的規則。這就是馬克思所謂“代替奴隸使用人底鞭子的監視人底刑法典，”以罰金與減低工錢為唯一的刑罰，且這種法規是與其勞動者能遵守不渝，寧是牠能違犯背棄方面對於資本家是有利的。下引一文，決不僅是八十餘年前的英國的勞動者階級的狀態，是到處的工場生活之情形。

“被資本家階級所強制着的勞動者階級底奴隸狀態，最明瞭地表白出的莫過於工場制度下的狀態。在這裏，一切的自由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都歸於消滅乾淨了。勞動者於午前五時半一定要在工場報到的；倘若遲了二三分鐘，則受罰，遲了十分鐘，則非至朝食後不許進入工場，一日的工錢之中要被扣除四分之一。他不得不依照命令而飲食，而睡眠……他依暴虐的鐘聲而起來，而被逼去朝食

及晝食。那末，工場底內部的情狀又如何呢？在這裏，工場主是專制立法者，他恣意地制定取締工場的規則，恣意地變更及補充其法典。當他作了愚劣不堪的補充之時，法庭對於勞動者也這樣地宣告的：你們因係任意地締結了這樣的契約，所以現在當然要履行的。……這等勞動者自九歲的幼時至死為止，是被投置於精神上及肉體上的這樣的鞭笞之下而生活下去的運命之中。”——資本論第一卷第三九〇頁引用昂格思“英吉利勞動者階級底狀態”中之句。

若更說及工場之衛生的方面，甯是說非衛生方面更為適當，——因怪物似的不一刻不休地轉運着的機械而死傷的人們，人工地增高着的溫度，飽和着原料底層些的空氣，因振耳破鼓的騷音而毀損勞動者底五官等等，——則如傅利葉（Fouquier）的稱工場為“緩和的牢獄”並不是過甚其辭。

小工業底滅亡：

機械怎樣地將基立於手工業的協業，基立於

手工業的分業之工場手工業廢止了以後而移入於大工業之情形，我們上面已經簡單地說述過了，不過這樣的大工業底發展不必一定要把全部的小工業一旦盡行滅亡。大工業盛行了以後，彼處此處亦仍有家內工業，手工業，及工場手工業殘存着，又機械自身亦能為小工業經營底基礎。

“個個的作業機代取了協業及工場手工業之際，牠自身亦能變做手工業的經營底基礎。”——資本論第一卷第四二五頁。

“如生產過程底性質開始就沒有大規模的生產底必要之時，例如信封製造業，鋼鐵筆製造業等在最近數十年新產生的產業，則當作工場經營人底短期的過渡的階段，先經過手工業經營，復次通過工場手工業經營。”——全上第四二六頁。

“生產手段底變化之必然的產物的社會的經營形態之變革是經過種種的過渡的形態底錯綜而漸次流行出來的。”——全上第四三八頁。

這樣，以機械為基礎而再生出來的手工業經營，要之不過是推移到工場經營去的一個過程而

已。然在這樣的小經營中，因為採用了機械而使用着婦人和兒童，又因與大經營互相競爭販路起見，對於榨取勞動力是格外來得殘酷無道。

“榨取未成年的廉價的勞動力一事，近代的工場手工業比嚴密的意義上的工場還要殘酷無道。因為，後者所有的技術的基礎——即以機械去代替筋力及勞動之輕易——前者大抵是沒有的，同時，婦人與未成熟者的身體是最暴虐地被有害物及其他的影響所包圍着的。所謂家內工業是比工場手工業更破廉恥的。因為勞動者底反抗能力在他們各自分散開的時候是極微小的，許多的盜賊式的寄生者又介在於真的雇主與勞動者之間，且家內工業到處要與同一的生產部門中的機械經營，至少要與工場手工業相抗爭，貧困的勞動者所最必要的勞動條件如勞動場所，日光，換氣都被剝奪了的，工作愈成為不規則的，而最後，在這因大工業及農業而“過剩”的人口底最終的避難所中亦必然地發生勞動者間的競爭且不可避免地激化至於最高的限度。

“由機械經營方始組織地完成了的生產手段底節約，同時，最初就包含着勞動力底極端的浪費和強奪爲勞動機能的正常的前提條件之意義。現在這矛盾的而殺人的一面，在一個產業部門中的勞動底社會的生產力與結合勞動過程底技術的基礎愈少發達，愈見發現於表面了。”——同上第四二七至四二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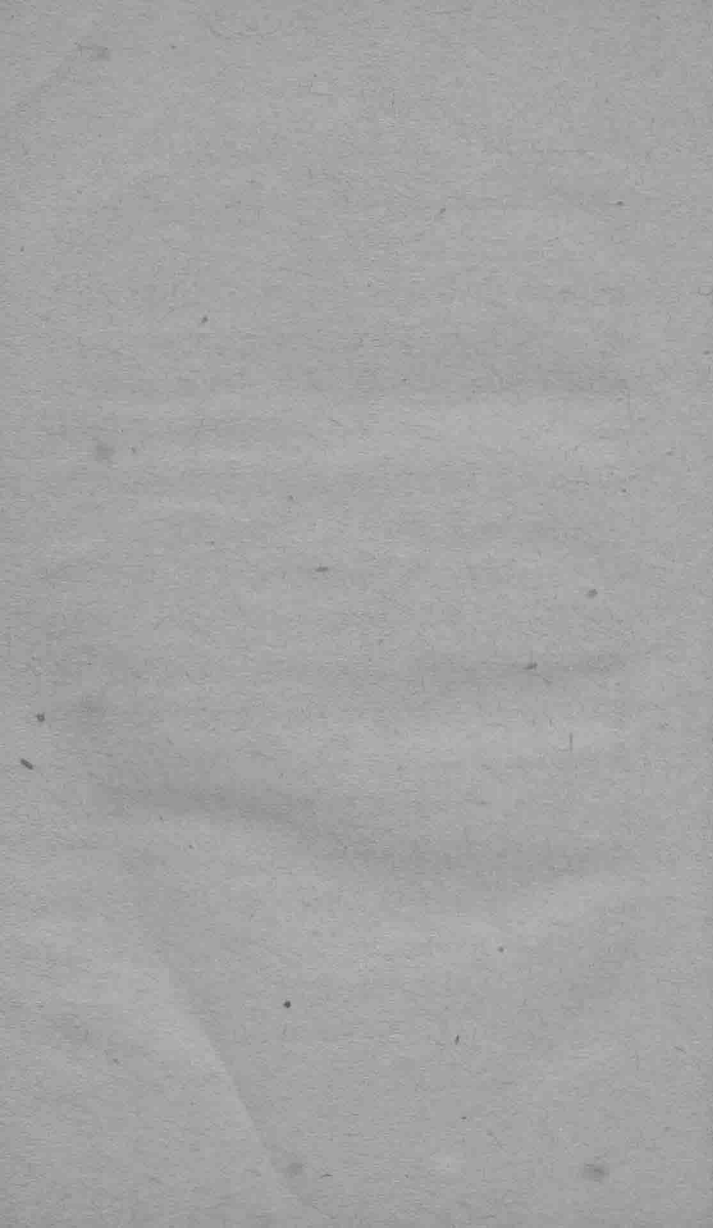
但是，濫用婦人和未成熟者底勞動力之方法，或早或遲必然要到達牠底自然的制限；他方面，因市場底擴大與資本家間的競爭底增大，這二個要素使舊式的小經營失却了存立的根據，乃不得不歸於滅亡了。固然，一方面因工場法之制定及其普及也是促進小經營之衰微之一個至要的契機。

### 工場法：

關於工場法這一項，我們不想在這裏詳細論述。不過，我們應該明白地指示出，關於一切的工場立法，無論是強制的衛生設備或標準勞動日



之制定等等，都不是資本家及其國家所樂意的自動的做出來的東西；這是經過數世紀的時代，由勞動者用自己的團結的力量，再三再四地向資本家猛烈的鬥爭之後，方纔漸次獲得的果實。然而這種在資本主義的框內的勞動狀態之改善，對於勞動者雖然有多少的利益，而且在這種種的規定之中，顯示出將來的新社會之萌芽狀態，但社會基礎不會根本地變革以前，即生產手段底領有依然在資本家底手裏以前，國家機關依然在資本家階級底代理者底手裏以前，勞動者底澈底的解放是不會有的，勞動條件之澈底的改革也是不會有的。



## 第六章

### 資本底發生

什麼是資本？——本原的蓄積  
底祕密——從農民剝奪土地  
——資本主義發生期底勞動立  
法——工業資本家底發生——  
資本家的蓄積之史的傾向

什麼是資本？

炯眼的讀者們，對於資本是什麼的問題，在這書的諸章中大概已經可以窺得見了的。不過，現在還是俗學的經濟學橫行的時候，普通學校所用的教科書以及各流學者的著書，對於資本這東西始終沒有給牠一個明白的解答；不，可說他們是不願意給牠曝露其真相的；他們只有把牠當作神話講的能力，其他是沒有的。現在我們介紹少許的神話給讀者看一看吧。

什麼原始矇昧人底資本是尖銳的棒，筏槍及弓矢等等結合而成的，什麼這樣的矇昧的原始人因他們節儉，企業心，事業經營之才能，或其他種種資本家所稱爲美德之力而成一個資本家。這些都是神話的一端。總之，依他們的見解，原始人中之所以能做資本家的是他的勤儉節樸，是他的聰明才智有以使然的，其餘的原始人都是懶怠的，沒志氣的，浪費奢侈的，因而其子孫到了二十世紀的現在依然沒有志氣，依然沒有勤儉節約的決心，所以一生仍舊不得不做資本家的奴隸。

不但如此，就是號稱勞動者階級的選手的喬

治亨利 ( Henry George ) 底祖述者之間，對於資本家的觀念，亦仍不免荒唐無稽。他們說，一位矇昧人發見了一棵滿樹是菓子的樹木，他若儘食其菓子，則他不過滿足目前的一時的要求；而這樣只知目前而不知將來的行爲正是尋常的矇昧人所做的勾當。但是，矇昧人若只食其菓子之一部分，想到日後艱難把其殘部蓄藏起來或即行種植起來，又或與其他的矇昧人交換其所欲求的物品，那末，這個矇昧人就是資本家了。

這不是神話之一麼？

現在我們再介紹一位歐羅巴的官學世界的關於經濟學之一大權威者羅舍 ( Wilhelm Roscher ) 底意見，看看他底淺薄和無聊。

“試想像沒有土地底私有權，沒有資本，裸體地住居於洞穴之中，用赤手去捕捉潮干之後殘留於岸邊的魚類以爲食物而生活着的漁民吧。今假定一切的勞動者是平等，各人每日捕捉三尾就可維持生存。然而其中有伶俐的一人，在百天之中，每日只消費二尾，於是他利用這樣地每日所蓄積

而成的百尾之魚，在五十日之中，傾泯其勞動力於製造一隻小舟及網，他依賴這個資本底助力，今後每日能漁獵三十尾之魚了。”——Roscher Grunzziize der Nationalokonomie, S.423.

這樣愚鈍的，沒常識的見解在當時——現在也仍有俗學者保持這種卓見！——却被推崇為國民經濟學之大家。固無論裸體地生活着的氣候可以將魚保存至百日之久是一種笑話，即以資本主義的時代的人類底腦力智力去擬想原始矇昧人的頭腦，使他製造小舟，編成漁網一事，已可想見羅舍底頭腦確實不是很正常的了。

總之，俗學的饒食家為維護資本底利益起見，無論怎樣都不惜去妄構事實或憑藉空想的。所以，我們不想再引這種笑話，我們引用下述的幾節來闡明這一問題之真意義。

“資本是由原料，勞動用具，及一切種類的生活資料而成立的；牠為生產出新的原料，新的勞動用具，及新的生活資料而被人使用。構成這資本底一切都是勞動所造出的，是勞動底生產物，是蓄

積了的勞動。對於新的生產是當作手段而有用的，蓄積着的勞動都是資本。

“經濟學者這樣說過。”

“Negro 的奴隸是什麼？屬於黑色人種的人。經濟學者底說明只有像這個說明的價值。

“Negro 是 Negro，他只在一一定的狀態之下是奴隸。紡績機械是績絲的機械，牠只在一一定的狀態之下成爲資本。若離開了這一定的狀態，則如金自身不是貨幣的一樣，又如砂糖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這些都毫不是資本。

“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的生產物。這是資本家社會底資本家的生產關係。生活資料，勞動用具，原料——資本雖由此等而構成，——這等事物不是只在所與的社會的條件之下，在一一定的社會關係之內所產出來而被蓄積着的麼？不是這等事物在所與的社會的條件之下，一一定的社會關係之內，被利用於新的生產麼？正是這一定的社會的性質使有用於新的生產之生產物變爲資本。……”

“商品底一定量，交換價值底一定量怎樣地變

成爲資本呢？

“這是因爲此等東西當作獨立的社會的力量去與直接的活的勞動(力)相交換，而由此以維持并增加其自身一事而來的。除了勞動能力以外別無長物的一階級底存在實爲資本底不可或缺的前提。

“蓄積着的，過去的，物體化着的勞動對於直接的活的勞動之支配方纔使蓄積着的勞動變爲資本。

“資本不是由於蓄積着的勞動可以爲活的勞動當作新的生產之手段而成立的，反是由於活的勞動可以爲蓄積着的勞動當作去維持并增進其（指蓄積着的勞動——筆者）交換價值之手段纔見成立的。”——馬克思著勞銀勞動與資本。

“資本不是物，牠是表現自身於一物之中，且賦予這物以一個特殊的社會的性質之一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是屬於一定的歷史的社會之生產關係。資本不是物質的，生產出來了的生產手段之總和。資本是已轉化於資本了的生產手段。而這種種



生產手段自身之不是資本猶如金銀自身之不是貨幣一樣。所謂資本，就是被社會之一定的部分所獨占了的生產手段——這對立於活的勞動力，但亦為這活的勞動力之獨自化了的生產物及實現條件，——由這種對立而體化於資本的東西。”——資本論第三卷下第三四九至三五日頁。

所以，資本並不是物，而是賦予其物以一種特殊的性質之一定的社會關係，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對立關係，在這種的關係之下，這物纔能成為資本；換言之，資本是被使用於榨取剩餘價值之勞動底生產物。以資本為過去勞動底蓄積之學說，因不會明白地指出：這是什麼人底勞動底蓄積，為什麼人底利益，用什麼方法去蓄積的等問題；所以是不充分的，而且是錯誤的。又以資本為可供新的生產之用途的財富之主張，因不會明白地指出：在什麼條件之下，為什麼人去生產這問題；所以也是錯誤的。這樣的思想是不能闡明資本底意義的，祇是隱蔽資本家的社會底生產關係是牠的顯著的功勞而已。

本原的蓄積底祕密：

資本家的經濟學者不能究明資本底意義已如上述，因而他們對於資本底起源這問題自然也不能有明白的意見了。如前述的羅舍以每日節省一尾魚而於百日之間得到百尾之魚，即以此蓄積着的魚爲資本而開始造船製網的笑話，我們可以不必多說，即心理學派的重鎮鮑威克(Böhm Bawerk)亦不外以下述的理論去說明資本底蓄積而已。他說，我們要想獲得飲料水之時，走到泉邊或河邊，而以手去掬水之時謂之直接的生產；反之，先掘了水井。掛起吊桶，然後獲得其必要的水之時謂之迂迴的生產，而此迂迴的生產，時所用的中間的生產物（即前例的井和桶）就是資本。這仍是笑話，仍與歷史學派的重鎮羅舍沒有多大的差異。

馬克思則不然。稱資本底最初的蓄積，因而資本底起源爲本原的蓄積，且曝露其祕密。

資本是資本家和動勞者對立着的社會關係底生產物，除了勞動能力以外別無長物的一階級底

存在實為資本底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事實，我們已經說過了。那末，這一個前提，除了勞動能力以外別無長物的一階級是怎樣地發生出來呢？他可不能從天掉下來的，祇能在人類的歷史的社會關係中產生出來的是自明的。

“作出資本關係底過程是使勞動者從對於他底勞動條件之所有權分離開來的過程，——在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手段及生產手段轉化而為資本，在他方面，使直接的生產者轉化而為勞銀勞動者的過程。所以，所謂本原的蓄積不外是生產者與生產手段間的歷史的分離過程而已。”——資本論第一卷第六八〇頁。

資本家的社會底經濟的構造是從封建社會底經濟構造中蟬蛻出來的東西，因後者底解體纔使前者底諸要素得以成長發展。而這封建社會底崩壞過程，第一是農奴和隸農從束縛於土地之中解放出來，及打破同業組合的束縛而發生的，第二是剝奪這樣地所解放出來了的獨立的生產者的小農及手工業者之生產手段。從這個剝奪過程中方才

發生只能販賣其勞動力而維持生存的自由勞動者一階級。而此剝奪過程是像後面要說的用征服，隸從，盜掠，殺戮等等一切的強暴行爲而完成的，“這是用血與火的文字寫入於人類底歷史之中的東西。”

在這種剝奪之中，“從地方生產者的農民剝奪出土地一事是形成全過程底基礎”，但“其歷史却在諸國家中各有不同的色彩，種種的順序，又在種種的歷史時期上通過種種的階段。”不過在英吉利的實例，可算是最“古典的形態，”所以馬克思曾用英吉利的這時代的事實詳細地描寫出這一過程。我們也跟着他底敘述，未說明這一過程之一面，用以窺見這全過程是怎樣的殘酷的一回事。

從農民剝奪土地：

英吉利的農奴制度事實上早在十四世紀的末葉已經消滅了的，其後百年之間，完全行着小自耕農制度。然自十五世紀之末至第九世紀初頭，羊毛工業漸次爲社會所重視，一般貴族地主首先實行

這個事業，於是平和的鄉村生活，一變而為慘殺屠戮的修羅場了。農耕地強被轉化而為畜牧場，大地主們無慈悲地掠奪農民底所有地及其共有地，展開了當時的活地獄的英國的歷史。這一剝奪農民底土地是被英吉利的對岸法蘭特斯地方的羊毛工場手工業底勃興所促進的，及至英國內也起了這事業以後，羊毛是專為國內市場而生產了。

由封建領主底子弟所構成的新貴族兼併了分割了的小土地，然後貸與資本家的小耕農，當作牧場去使用。而一般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之中，有一部分轉化而為農業勞動者，他一部分乃不得不向工業都市去謀生了。

我們從馬克思所舉的關於英吉利農民之土地被剝奪的許多事實之中，舉出第十九世紀之初所起的代表的一件事實，用以窺見當時的全慘酷的情形之一斑。

“當作十九世紀所專行的方法之一例，我們只舉出史柴蘭特(Satherland)女公所為的“解放”就充分的吧。這位通曉經濟事情的女公，一即公

位就馬上施了一次經濟上的根本療法，決心想把全州——這因過去曾用過同樣的方法把全州的人口已經縮小至於一萬五千了的，——轉化而成爲牧羊場。自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〇年之間，組織地將這一萬五千的人口（約三千戶）驅逐及勦絕了。他們底村落都被破壞和燒却，他們底田都被轉化而爲牧場了。英吉利的兵隊受執行這事之命令，至於與住民交戰了。有一不忍離去其住屋的老婦竟被燒死於火焰之中。由這樣的方法，於是這位高貴的女公乃得占有了那所屬於往昔傳下來的氏族底七十九萬四千埃克（Acre）的土地。對於被驅逐了的住民，她僅分給海濱的土地約六千埃克（一戶約得二埃克）與他們，然此土地至當時爲止還是被放置於荒蕪的狀態之中，對於所有者是一點也沒有收穫的東西。但她竟以高貴的心境規定每埃克爲平均二仙六片的地租，使數世紀來爲她一家而流血的氏族民去耕作。她自己將掠奪得來的氏族地之全部分割之而成爲二十九區的大的牧羊地；而使其中的每區各祇許住居一家族。所以

在一八二五年之時，已經有了十三萬一千匹的羊來替代一萬五千的蓋路人(Gaelen)了。被區逐到海濱地方的住民只有依賴漁獵去謀生了；他們變為兩棲動物了；如英國某著作家所說似的，他們底生活半分是在陸地，半分在水中，然雙方拍合起來還得不到半分的生活。”——資本論第一卷第六九五至六九六頁。

這樣的事實在當時的英國是到處都可見聞得到的，我們不必再去傍引博證的；要之，由這樣的方法，農民底唯一的生活手段的土地被剝奪了，資本底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於是產生了，這就是除了自己的勞動能力以外別無長物的一階級發生出來的一方面。

### 資本主義發生期底勞動立法：

因這種土地掠奪而被驅逐的農民，這被放逐的無產者階級，他們自被趕出於故鄉之後，而不能即行投身於新興的工場手工業之中以謀生活；而且，突然地從舊時的安定的生活放逐出來的人

們，一時也不能順應新的生活狀況。於是，這亡失故土的無產者階級之中，一部分由於性格，一部分逼於四周的事情，乃各自轉化而為乞丐，盜賊，或為東西飄泊的流浪人，或為劫奪擄掠的海盜了。自十五世紀末葉至第十六世紀全部中所行着的殘酷的法律，鞭笞，監禁，烙印，處死流浪人等等就是表白出當時不安的情形。同時在他一方面，又有對於勞動者底苛刻的法規，勞動時間之延長，勞動者團結之禁止等等不一而足。對於這種資本主義的初期的勞動者取締規則，資本論上有這樣的說明：

“這樣，暴力地被剝奪了土地的，被驅逐出來的，卒至轉化而為流浪者的農民，由奇怪至極的威脅的法律而被鞭笞，烙印及苛責於勞銀勞動制度所必要的規律之下。

“在極之一方，發生為勞動條件之資本，在其他方，發生了除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什麼東西的人們；但只這些是不充分的。又他們不得不自發地出賣自己也是不充分的了。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底進行中，因教育，因襲和習慣之力，承認



這個生產方法底要求是自明的自然法的一個勞動者階級發達了。達於完成區域的資本家生產過程底組織打破下一切的抵抗，相對的剩餘人口底不斷的產生使對於勞動底需要供給之法則，因而使勞銀只在適合於資本底價值增殖要求底規道內保持其常態，經濟關係底無言的強制使資本必然地支配勞動者。經濟以外的直接的暴力當然仍被使用着，然已成爲例外的東西了。在事態底通常的進行中，勞動者只可委身於‘生產底自然律’之中，換言之，即委身於對於資本底隸屬——發生於生產條件自身之中的，亦由生產條件所保證，所永久化的——之中。但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底歷史的發生時代，事情是不是這樣的。新興資本家階級爲‘調節’勞銀，換言之，爲不使勞銀超過於適合於貨殖之制限，曾需要并利用國家底強力來延長勞動日及使勞動者自身局居於標準程度的隸從狀態之中。這就是所謂本來的蓄積之本質的一要素。”——資本論，全上第七〇二至七〇三頁。

這樣的取締勞銀的英吉利的法律至一八三二

年，流過了無數的勞動者的鮮血，不撓不屈的勞動運動之後，纔見廢止。禁止勞動者底團結的法律雖亦因勞動者階級底決然的抗爭早於一八二五年廢止了的，但公式地允許罷工及勞動組合還是一八七一年的事情。馬克思說：

“英國議會在過去五世紀之中，以不知恥的利己心維持了資本家對於勞動者之永久的勞動組合之地位以後，只得不願意地，而且在大眾底壓迫之下，放棄那禁止罷工及勞動組合的法律了。”——全上第七〇七頁。

#### 工業資本家底發生：

由剝奪農民底土地而大眾地製造出了無產者階級，一方面發生了大地主和資本家的小耕農的事實在上述二章中已經曉得了。那末，本來的工業資本家是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呢？從同業組合底師父，獨立的手工業者，甚至從勞銀勞動者之中亦發生出小資本家，由榨取勞動者而蓄積資本，漸次變成資本家，這些都是事實。但是，蝸牛的移行是

不能適應這從十五世紀之諸發見所造出的世界市場底貿易上的要求。所以，爲適應這樣的要求所發生的近代的工業資本家却與上述不同的源泉中所誕生出來的。

這發生於中世所傳給近世之二種不同的形態的資本之中，即“在種種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之中已經成熟了的，即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時代以前亦被一般視作資本的東西——即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這二種的資本從來在農村方面因受封建制度底束縛，在城市方面受同業組合底掣肘，不能將自身轉化而爲工業資本。但這種種的制限由封建的家臣團體之解體及剝奪農民之土地而自形破壞了，於是這樣的資本現在可以自由地到市場去購買勞動力，也可設立新的工場手工業於海外輸出港，而可不必受舊城市及同業組合制度底管理了。

這樣地發生出來的工業資本因近代初頭底一聯的要因而急速地增大了。

“亞美利加的金產地銀產地之發見，土人之勦絕及其奴隸化，并驅役於鑛山之中；對於東印度所

開始的征服及掠奪……凡此種種都是象徵資本主義的生產時代底旭日東昇。這等田園詩的過程就是本原的蓄積底主要的原因。接踵於此的，就是以地球為舞台的歐羅巴諸國民之商業戰爭。這事開始於荷蘭之背叛西班牙，急速地擴大於英國之（Antijakobinerkrig）反基科瓶戰爭，到現在還繼續着的對於中國之阿片戰爭等等之中所演出的。”——全上第七一六頁。

這樣的本原的蓄積底諸要因更由國家權力之援助，產生了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代的租稅制度及保護制度等等的新建設，於是，“封建的生產方法之向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底轉化被溫室培養似地促進起來，而其過渡期間亦被短縮了。”所以，暴力在這裏也演着“孕着新社會的一切舊社會底助產婦”底任務。

要之，“使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永遠的自然律’展開起來，完成勞動者與勞動條件間的分離過程，在極之一方使社會的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轉變而為資本，在其他方使農民轉化而為勞銀勞動

者，即使之轉變而為近代史的人為的產物之自由“勞動貧民”，凡此種種是要有甚大的努力的。如 Angier 所說的，假若貨幣是“在一方的頰生來就帶着血痕”的，那末，資本是從頭至尾，從一切的毛孔流淌着血與污物而誕生出來的東西了。”——全上第七二五至七二六頁。

#### 資本家的蓄積底史的傾向：

曝露那資本底本原的蓄積底祕密，馬上就可判斷資本家的生產方法自身的全體的運命的。為什麼呢？在資本底本原的蓄積之中，已經包藏着那破壞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矛盾的萌芽故。我們現在資本論上的一節，作此書之結論。

“資本底本原的蓄積，即資本底歷史的起源究竟歸結於什麼？這若不是奴隸及農奴之直接地轉化而為勞銀勞動者，即不僅是簡單的形態變化，那就不外是有剝奪直接生產者，換言之，立腳於生產者自身的勞動之私有財產之崩壞之意義，

“對立於社會的，集合的財產之私有財產這東

西，只能成立於勞動手段及其他的外界的勞動條件是屬於私人之時的。然隨這私人是勞動者或是非勞動者之區別，私有財產亦從而異其性質，私有財產制度一見地似乎有非常複雜的差異，然其實則不外反映這兩極端間之種種的中間狀態而已。

“勞動者去私有生產手段是小經營底基礎，又小經營這東西是社會的生產與勞動者自身的自由的個性這兩者底發展之不可缺的條件。當然的，這樣的生產方法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及其他的隸屬關係之內部也曾存在過的。然使牠能茂盛起來，能使其全精力奔放起來，而取着其適當的典型的形態的只有在勞動者完全是他自己所運用的勞動條件——若是農民，則他自身所耕作的土地，若是手工業者，則他當作專門技術者所運用的工具——底自由的私所有者之時。

“這個生產方法以土地及其他的生產手段之分散為前提。牠排斥生產手段底集積，同時也排斥協業，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業，對於自然之社會的支配及統制，及社會的生產力之自由的發展。

牠只能兩立於生產及社會之狹隘的原生的限界之中。要使這樣的生產方法永久地存續下去的努力，正如白庫爾（Pecqueur）正當地所說的，是‘勵行一般的凡庸’。這生產方法發達到一定的程度，產生出破壞自身之物質的手段。這一瞬以後，在社會的胎內方才有種種的力量和情熱波動起來了。但這情熱與力量感覺得被這生產方法所束縛而不得自由發展；於是，不得不破壞這個生產方法。事實上也破壞了的了。正是這個破壞，換言之，個人的分散的生產手段之向社會地某積起來的生產手段之轉化，因而多數人的細小的所有之向少數人的巨大的所有之轉化，因而剝奪民衆底土地與生活資料與勞動器具——對於民衆底這個恐怖的苛酷的剝奪正是形成資本史空前費曲的東西。這個剝奪包含着一聯的暴力的方法，我們已經將其中的劃期的東西當作資本底本來的蓄積之方法加以考察了。從直接的生產者底剝奪是以最無慈悲的兇暴，在最可恥的，最醜惡的，最卑鄙而最難堪的慾念的衝動之下所遂行了的。立腳於自身的努

力所獲得的，個個獨立的勞動個體與其勞動條件之融合上的私有財產現在被立腳於榨取他人之形式地自由的勞動之上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所驅逐了。

‘這一變革底過程，無論在其深的方面或廣的方面一經使舊社會十分地分解了以後，勞動者一經轉化而為無產階級，他們底勞動條件轉化而為資本了以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一經獲得了牠自身的立腳點以後，就馬上有勞動之更進一步的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的生產手段底，社會地所利用的，因而共同的底生產手段之更進的轉化，因而更進一步之私有者底剝奪在這裏採取一種新的形態。現在被剝奪的不是自己經營着的勞動者，而是榨取着多數的勞動者底資本家了。

“這個剝奪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自身的內在法則之作用所生起的資本底集來完成的。一人的資本家常常打倒着多數的資本家。這個集中，換言之，一方有此小數的資本家之剝奪多數的資本家的現象，同時他方又有不絕地擴大其規模的勞動



過程底協業的形態，科學之意識的技術的應用，土地之計畫的利用，勞動手段底轉化而為只許共同地去利用的勞動手段，由當作結合的社會的勞動底生產手段去使用一切的生產手段所生起的節約，一切的國民之牽聯於世界市場的網內的事實，隨此而起的資本家制度之國際的性質，凡此一切的現象都將一塊地越發發達起來。橫領并獨占這樣的變革過程所生的一切的利益的資本家之數將愈益減少，同時貧窮壓迫，隸屬，頹廢，和榨取之量將愈益增大；而且由資本家的生產過程自身的機構所訓練，統合，并組織出來的，不斷地膨脹着的勞動者階級底反抗亦愈加增大起來。這樣，資本底獨占變為這生產方法——本來資本獨占與這生產方法并在這生產方法之下開花繁榮着的——底桎梏了。生產手段底集中和勞動底社會化終至到達與資本家的外殼不能兩立的一點。資本家的外殼發生破裂。宣告資本家的私有之終焉的鐘響了。剝奪者人剝奪之。

“從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生的資本家的領有

方法。即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是基立於個人的自己的勞動底私有財產之第一否定。然而資本家的生產以自然過程底必然性作出自身底否定。這就是否定底否定。這一否定不是使私有復興的東西。然而這將造出以資本家的時代底成果——協業，土地并由勞動自身所生產出來的生產手段底共同所有——為基礎之個人的所有是的確的。

“以個人自己的勞動為立腳點的分散的私有財產之轉化而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事實是與立腳於社會的生產經營的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之轉化而為社會的財產相比較，前者當然是要有很長久的時間與乎更苛酷而且困難的過程。在前者，問題是在於小數篡奪者之剝削民衆，在後者，問題却在於民衆去剝奪小數的篡奪者。”——資本論第一卷第七二六至七二九頁。